

宋學士文集

二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五

芝園集卷第五

新刻楞伽經序

洪武十年秋九月丙子朔瀛朝 京師冬十有一月丙申入

辭將還山時

皇上御武樓下顧瀛言曰卿言楞伽為達

摩氏印心之經朕取而閱之信然人至難持者心也觸物而動淵淪天飛隨念而遷凝冰焦火經言操存制伏之道實與儒家言不異使諸侯卿大夫咸知此經未能上齊佛智其禁邪思絕貪欲豈不胥為賢人君子之歸瀛謹對曰誠如

聖諭第其文學簡古義趣淵微宋臣蘇軾頗嘗患其難讀耳上曰此書生纏蔽文義之過也朕於宮中畧覽數過已悉領其大旨即 勅奉御取經示瀛且默誦曰如佛語心品第一卷所言諸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相生有二種住謂流注及相住有二種滅謂流注滅及相滅此三相者最為微隱唯佛能究言之第四卷所言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觀察不墮三

邊先身轉勝而不可壞得自覺聖趣是般若波羅蜜此言六  
度萬行互相融攝成菩提分皆由般若成立尤為深切若般  
若心經若金剛般若經皆心學所繫不可不講習也言已

上復口解心經數章

睿識神見皆超出乎常倫於是賜

食禁中而退又明日戊戌考功監臣某奉

旨於大天界

寺俾天下諸浮屠咸讀三經

命既下育王禪師崇裕靈

承

德意孳孳如弗及且以二經世已盛行獨楞伽見者

殊寡乃購求雷庵受公集註鏤版而行之徵瀛為其題辭惟  
我釋迦如來五時說法而此楞伽實與維摩思益楞嚴三昧  
金光明勝鬘等經皆在第三方等時所說疏經之家謂以楞  
伽為名實相為體佛語心為宗自覺聖智為用經凡一百五  
十一品茲所存者特其一爾其言幽眇精深誠為攝心樞要  
之書也欽惟

皇上以生知之聖一觀輒悟

詔天下諸

浮屠是習是講特使真乘之教與

王化並行治心繕性遠

惡而趨善斯心也即如來拯度羣生之心也何其盛哉禪師  
敬恭明詔罔敢迨違日以流通爲務亦可謂之賢矣爲沙門  
之學者宜受而持之庶幾上報 寵恩而不負靈山之付  
囑濂故備著 天語之祥於篇首使讀者各有所警發焉

十一年春三月

約之禪師畫像贊

龐蔚之姿宏辨之才一衲三十年脅不沾席談玄八萬偈舌  
若驚雷崖樹重榮兆法門之復振塔光呈瑞疑古佛之再來  
炯炯乎眼光閃鑠沉沉乎氣宇弘恢颯颯乎九江風動澄澄  
乎玉几天開蓋真超於實際斯不染於纖埃彼自安於部婁  
曾莫陟其崔嵬倘於斯而觀感庶立懦而興頹

故新昌楊府君墓銘

越之新昌有大山曰彩烟與沃洲天姥鄰而彩烟尤爲峻絕  
遠望之如雲霞續紛天際故名山之絕頂其平如掌沃野數

千里桑麻蔚若犬鷄之聲相聞或者媿之武陵源云大姓楊氏自隋末來居之閱數百年而書詩之澤有引弗替在宋之時父子兄弟至連舉於有司而嘉泰壬戌進士擢其仕為尤顯官終朝奉大夫知廣德軍州事贈奉直大夫廣德之從子佑祖亦由太學舉進士為婺之浦江丞浦江生昱生提提生府君諱居字溫如生三月而其母梁氏亡父命乳母鞠之性穎悟八歲能賦詩及長聞天台於先生子惠傳伊洛性理之學執經而受其說久之融通諸家言而貫以一致神暢心怡實欲起古人千載之上與之晤語既又以為言之不文不能以行遠復從同郡韓莊節公游取文章大家曰研摩之其於分章遣辭之法辨其類不類尤嚴其畧域時先師黃文獻公以文名當代府君撰長書贄見之公讀已嘖嘖賞愛更揭諸座右賓至則指以示之曰是豈非文耶公為人極慎許可其器重之若此府君嘗以春秋學應書鄉闈不利遂掩關不

出下惟而講授四方學子趨之者如雲府君曰據高座隨其  
性資而開導之如蒙大霧而行不自知其沾濡之至學成而  
去多著名于時人問之則曰我楊先生弟子也恩義隆洽不  
敢更名他師府君性至孝父有疾晝侍左右夜不敢解衣寢  
臨穴之日踊絕于地良久而蘇歲時祭祀必預齋戒眠將灌  
盛服拜跽儼如祖考之在手瞻塋有田為豪民所據府君  
帥宗人白于官復之仍創廡廬以居守者府君介而通莊而  
能溫未嘗妄言笑一動一靜皆可為式程善古文辭尤長於  
詩騷亦有愛齋稿若干卷藏于家府君出處之際唯道之從  
視不義富貴真若浮雲臨財尤廉路拾遺金俟其主還之里  
有喪及飢餓者恒周之學者方自以為得師年六十六不幸  
以洪武九年丙辰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家明年丁巳春三  
月十九日窆于金山之原在家西四里而近娶同邑趙氏生  
男子四長宗學先卒次湏學去為浮屠更為梵唄有聲叢林

間次願學繼父之業次 學女子一歸士族成必勝孫男一  
自牧女一尚幼予聞之文者將以載道道與文非二致也自  
夫世教衰民失其正高談性命者每鄙辭章為陋習拘泥辭  
章者輒斥性命為空言互相譏訛莫克有定殊不知道與文  
猶形影然有形斯有影其可岐而二之乎是可嘆也已府君  
以超卓之姿窮理攻文孜孜弗之倦務欲合而一之亦可謂  
知道者矣銘曰

大道流行日用昭宣非文載之道孰與傳安可岐之徇於一  
徧迂夫曲士牢執弗遷植埴索塗何住不顛有倬夫子式窺  
其全以彼校此孰為愚賢鑄石幽墟過者察焉

望雲圖詩序

思親望雲圖者為福建承宣布政司右參政唐公作也公名  
俊字士明念親之不見日遑遑焉而求昧昧焉而思終無以  
宣其情圖之所以志之也間以書致辭於濂曰俊之先為睢

陽人金季兵亂大父避地南陽遂家焉大父生三男子而先  
君居其二先君諱德謙蔚為才行之士元至止中汝頴大盜  
起先君棄捐諸孤窳窳之事甫畢而南陽陷矣俊時在童孺  
亟隨母夫人陳氏出避晝伏宵行至魯山匿焉未幾魯山又  
烽火連天竟失母夫人所在家屬亦東西作風雨散去俊箠  
箠無依朝夕嗚嗚泣曰哀哉吾母其存乎亡乎苟亡矣遺骸  
將何人塵之乎然河南達鄉里為述吾當忍死往而訪之乎  
於是間關是走河南窺身兵籍中途故時父老問之自南陽  
來者又問之有出入軍中者又問之如是者六年心勦形瘵  
竟莫可蹤跡復嗚嗚泣曰哀哉吾母豈果遂亡矣乎母既不  
可見何如勿生之為愈乎已而私自念宗系之不絕者一綫  
爾苟先朝露而自棄祀事將墜幾不為若敖氏之餒鬼乎宜  
擇真主而事之一且獲見天日雖不得奉母歲時持一盃酒  
走醑墳上土比之徒死不翅霄淵之殊此志或可自遂乎當



是時

大明皇帝定鼎金陵德綏威聲萬方嚮化俊乃閒道內附期則名行伍中以苟全性命而已宸衷見憐視之如舊臣賜以厚祿寵以名爵使再造其家室自兵馬副指揮入轉而至今官階躋二品此平昔夢寐之所不到俊每念聖德如天無際而父母不得同與恩榮益至感泣不能自己頗憶先君言堪輿家謂大父墓最佳中支當有躋膺仕者母撫俊頂言曰他日將在吾兒邪今其言固驗非惟父母不之見而族屬無一人存者不亦悲夫願吾子為文之將示諸子孫以志吾無窮之思也漁讀之不覺潸然出涕嗚呼有是哉人之壯年有大父母父母俱存而踰重慶者矣下此則父與母無故而踰具慶者矣又下此則二親或有一存而稱偏侍者矣公自幼齡輒喪先府君當干戈搶攘之際而母夫人隔絕又死生不可知宜公雙淚既盡而繼之以血也雖然公無用爾也古之人所謂孝也非止得養親而已身者親之枝親雖

忘而身存猶親之存也。能敬其身是謂不死其親言也。弗與於貞行也。允契於軌內外一致而無所違越。非孝乎。撫世酬物而一本於誠。鞠躬然謹畏唯恐失之。行之於家推之於國。達之於天下。皆弗悖於道也。庸非孝乎。出鎮名藩。承宣敷化。使萬姓咸蒙正治之澤。家給人足。皞皞熙熙。如唐虞時。庸非孝乎。三者雖皆敬身之事。此又移孝為忠之大者。公能行之。他日良史氏必大書曰。唐某之子俊。其治行如古名臣。可為法於後世。則公之親亘萬世而不死矣。公之為孝也。不亦大哉。濂知公為人誠慤而廉介。其拜御史持部使者。節三預北平省事。皆以美政著稱。故濡毫而縷言之。一以釋公之憂。一以進公於道云。

義烏方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天瑞。字景雲。姓方氏。宋元豐間有諱。沉者自嚴陵白雲原徙居義烏之稠嚴。今九世矣。當五世時。又有諱應龍者。

登嘉定癸未進士第官終大治丞其族望嘗顯矣府君曾祖諱淵祖諱崧之父諱汝霖母喻氏紹興丁丑進士工部郎中喻公良能五世孫也府君六歲時與羣兒戲于池濱一兒俯身攀藕花忽墮水中羣兒皆驚奔府君急執其足揚聲大呼人聞而來抱兒還其父速長讀書窮旨趣孳孳弗少懈其父以食指之繁故廬迫隘不足以容別買宅一區於三里外命府君居之府君昏定辰省雖大暑寒不廢父母憐其勤力止之府君跪對曰子職當如是不為勞也府君之配曰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經歷諱約之女也府君相敬如賓終其身無片言乖戾或者媿之梁伯鸞朱歿府君一念之輒垂涕與人交重然諾一旦暴風疾雨府君擔簦躡屩倉皇欲就塗家人謂曰非有至急之故何遽往也府君咲曰吾與人期不欲爽信耳其遇宗族內外姻多煦煦有恩意有稱貸者或不能償寘不問府君長身鶴立美鬚髯樂賓友過從當酒酣耳

熱高談雄辯驚動四筵徐而察之皆根據經史出人思慮之所不到時論多之府君有兄二人孟曰天與字景賢仲曰天錫字景範景賢博通書傳善滑稽士無賢不肖皆樂與游尤精黃帝內經之學有疾者恒依之景範淵深而簡默遇勝友論詩輒抵掌劇辯袞袞如泉源發不見其窮府君固難為弟矣亦復翹然與之抗衡非聰明絕倫不能也府君年七十九疾病頗侵凌知其不可治乃絕醫賦詩一章示子孫大意以為吾讀孔氏書死生終始之說粗若知之萬事悠悠當同一夢彼浮屠氏所謂天堂地獄不過托是化為善而已吾家素絕之不必用也今死矣與明月清風浮游於天地間耳尚何道哉書畢而終實洪武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府君生平嗜吟有詩集二卷歲于家妻即朱氏無子而先卒鞠景賢次子樵為嗣既而少房馬氏生子男子二人曰士龍曰士信子女子一人曰丑姬徵事郎中書舍人宋璉其婿也孫男二人

某某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初予與府君二兄交甚洽繼  
識府君於白麟溪上府君方為文擇配予兒璉始九歲操觚  
作蠅頭細字謄于所造文辭府君心悅遂成婚姻家府君當  
有疾時璉將來南京省余往謁府君道別府君執璉辟言曰  
汝尊公當代文士第一流吾旦暮死不復與子相見願為求  
墓上之銘足矣璉泣而別未幾果以訃聞予亦為泣下霑襟  
今予致政還家府君從孫衡備書其事行士龍持以來請予  
惡得不為之銘銘曰  
稠巖陽三鳳翔一鳳後逝雲為鄉梧桐萼萼空高岡緬懷德  
輝人可忘

朱氏家慶圖記

浦陽江上有朱仲賢氏年垂七十而其壽母尤夫人則歷九  
十二春秋矣猶康寧飲啗如恒人當候序和適壽母出坐鞠  
隱堂中仲賢率家屬分立左右稱觴為驩州里觀者莫不徘徊

徊歎慕縣校官張君正卿獨曰是亦希有事也不可以不識  
命畫史作家慶圖裝褉成卷持示金華宋濂指曰鶴髮垂領  
神色恬康危坐榻上者壽母也其右方帶襜積冠張拱前趨  
而角巾三人從子男子也五冠者與一童子列其後者孫也  
二兒挾冊徐行自語顧語者曾孫也其左方盛服而參差立  
者四子婦也三兒二大一小大者携小者行手中執鞠花者  
曾孫女也重立於右上二抱嬰孩一獻桃一捧茗甌者四孫  
之配也一俯倚榻上一牽壽母衣一熙然侍立其側者三孫  
女也指畢合而計之凡二十又八人且曰先生史官也其言  
信於海內願為序而傳之嗟夫壽之為言久也取人之所不  
可得也然亦有得焉而皤然索居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謀  
不及朝夕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左右不能孝且養者非壽  
也又有得焉而體疴氣羸十日九疾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  
禍患迭嬰中心靡寧者非壽也今壽母享此高年尊安無疾

孫子秩秩皆能盡養家道豐裕心志怡愉是無五者之失而有其是之樂矣得不為希有之事乎正卿之為是舉宜也非過也且昔人之所至願一則曰壽二則曰壽非惟欲乎已又且祝於人豈不以壽出乎天而非人之所能乎設或有之誠可歌也已吾婺素稱文獻之邦振黃鍾之鏗鉤剪毛羽之紛蕤者比比有之其能為仲賢撰為賦頌美乎

金華永寧禪庵記

金華縣東五十五里有一土阜迤袤數里餘曰羅漢山先是宋元豐間里之善士鄭君克允與其弟克明於其地冶鐵鑄阿羅漢像五百一十有八山因是而得名像今猶在西巖石佛寺克允則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剛中之大曾父也二百餘年之後有楊氏子名允直者居於山側與其室人王氏本淨尊禮大雄氏之道同往烏傷伏龍山謁千岩禪師入室弟子蘭室馨公受大乘三聚俾戒疑神入空以縛禪為事一夕

夢異僧若來自西域者告曰汝宜於羅漢山建永寧庵以修  
學禪定覺而異之即其地經行見其坡陀演迤氣象夷曠遂  
欣然入念慮銖積寸累構佛廬三楹間中埭觀音大士垂冠  
瓔珞寶相殊勝時則至正戊戌之春也樂善之徒捐山若園  
五十畝奉之允真手植青松蔚乎成林而庫樓西廡俱先後  
就緒什器百需之物亦莫不備給持瓶錫而來過者日暮塗  
遠一時一憩神靈之區應真之所示現夫豈偶然必有龍鬼  
晝夜護持使般若之種孽芽其間亦其勢之焉允真欲為久  
圖請予文勒石俾世世擇異姓有善行者主之而楊氏之族  
人不與也予聞神所必至也羅漢之山昔嘗產鐵鄭君兄弟  
命金工廠鑄諸像像成而鐵已竭協氣克初祥光未散禪庵  
之建實符嘉應宜乎允真之城此不難也然而造者不難而  
繼者為難嗣主其席者尚思允真之勞勩一椽片瓦視之不  
翅寶璐庶幾繩繩相傳至永久而弗墜苟或不然則夫冥報



之椽具諸載籍予何忍言之讀斯文者尚知所自警哉允真字無識敦實而無為最為近道父曰天祐母姓金氏云

題定武蘭亭帖後

世之論定武蘭亭其說頗不同有謂唐太宗詔歐陽詢搨本刻石禁中至晉時契丹輦至殺胡林棄而北歸宋慶曆中韓忠獻公婚李氏者獲之至宋景文公帥定武始後李氏之子購藏庫中相傳得於孟水清者蓋非也熙寧中薛師正出守甚珍惜之別刻以惠求者師正之子紹彭又勸於他石潛易元刻以歸長安是定武有三刻矣有謂太宗既墜蘭紙蘭亭而刻石亦見殉昭陵既發畊氓負石為櫛帛用定武一士人見四周龍鳳文隱起知為禁中本以百金市之以歸謂之古定本王君貺知長安移文索入公庫又謂之古長安本既而公庫火石焚焉當世再入石是定武則有二刻矣傳聞異辭是二說者已不能歸於一致况欲索於肥瘦完損之間邪自

後轉相摹刻者凡九十餘本而吾婺梅花本而下亦且十家則其去真益遠矣此帖出於蘇才翁東齋所藏元祐戊辰米南宮又獲之才翁之子洎洎字及之亦佳士也上有范文正公題識韓魏公家記及錢氏忠孝家趙彛齋字印精神氣韻實與他本懸絕當為定武初本無疑同郡周君致肅冒熱求題護一疏之不覺其辭之繁也

題悅生堂稷貼

右蘭亭悅生堂本係宋相賈師憲命其客廖箠中參較定武諸本采字之精善者輯成一帖始命金華良工王用和勒石經一年乃成賈諸悅生堂中彙補用和武階以報之瀛按師憲遭竄逐時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亭多至八千匣當時方回奏劄亦頗及之度其所藏者善本必多故廖所采輯薦紳家踰為至精先師內翰公嘗摹搨為卷而以趙文敏公所臨者繼其後誠可謂雙絕矣公之孫柳穆能寶此卷

於戎馬劫灰之餘穆亦賢乎哉

跋柳先生上京紀行詩後

瀛以元統甲戌伏謁先生於浦江私第出示上京紀行詩卷乃永嘉薛君宗海所書時先生自江西儒臺解印家居上距分教灤陽賦詩之年實延祐之庚申己歷十五春秋洪武丁巳之正月瀛方謝事歸田幸獲重觀于蘿山書舍相去元統甲戌復四十有四年於是先生墓上之草亦三十六新矣嗚呼六十年間人事變遷乃弗齊若是不亦悲夫先生之孫叔雍以瀛嘗受業先生之門請題識其末三復之餘慨然為之興懷先生之詩與薛君之字入咸知貴之有不待區區之贊也

跋王獻之保母帖

右王獻之保母帖說者謂勝於定武蘭亭初刻蓋此帖乃獻之親書于甄而又晉工刻之若蘭亭則馮承素等鈎摹而又

唐工鑄之所以精神氣韻夔然不侔也或者不知猶妄有所  
疑姜堯章乃作辨評一篇設為問荅援據甚詳博雅君子宜  
取而覽之正不必求題識之多也

題錢舜舉應真圖

錢舜舉所貌應真渡水圖備極情態此畫史恒事爾或者妄  
謂應真實然則過矣觀者當具金剛眼而弗為紙墨所惑可  
也

跋段氏墓誌銘後

右大司徒歐陽文公所造廬陵段君雲亭墓碑君之子德輔  
德文既鑄石龍坑冢上元季之亂碑與亭俱燬公之遺墨幸  
得僅存因重裝為卷請予識之嗚呼公之文在天地間流傳  
當無窮固不繫碑之有無然而事變不可料公自擢第以來  
文稿百有餘冊藏於瀏陽里第者亦燬于兵其孫估唯收在  
燕所錄二十四卷奔走四方凡見公文必躬寫而附入之子

嘗為其作序以傳惜乎德輔不及錄此文以遺之也至於跋君之賢行公已備書予不敢勦說而瀆告焉德輔兄弟能憺倦寶此而不忘亦可謂不死其親者矣

孫伯融詩集序

詩道之倡其有師友淵源乎非師不足盡傳授之秘非友不足成相觀之善無是二者不可以言詩也當元之季有丁仲容先生者自天台來客建業以能詩鳴方其岸幘談笑有持卷來求者輒索酒飲數觥操觚如飛風雨疾而龍蛇蟠語意渾涵絕無斲削之跡讀之者皆驚以為仙才當是時夏煜允中為先生入室弟子其氣韻酷類而橫逸滂沛過之伯融進受指畫於先生退交允中曰取唐諸家詩而細繹之稽其聲律求其指趣察其端倪已而學大進士大夫稱曰之是尚乎允中者也或曰非也脫凡近而遊高明鼓俠氣而超氛壙其髣髴乎先生者邪予來南京而先生墓木已拱獨允中共吟

嘯於風月寂寥之鄉春容乎大篇鏗鏘乎短韻無日無之允  
中間持伯融之詩相與諷詠予謂允中曰自科舉之習勝學  
者絕不知詩縱能成章往往如嚼枯蠟較之金頭大鵝芳腴  
滿口者有間矣如伯融者何處可得邪允中深以予言為然  
時伯融總戎于括予不及見未幾伯融死於難後三年允中  
亦歿予今耄矣私竊以謂先生之詩已錢板傳世每念允中  
之名泯泯訪其遺藁三十餘首錄藏青蘿山房頗恨伯融之  
什未有所托金陵蔣行簡伯融之弟子也乃蒐輯遺失釐為  
若干卷介翰林典籍蔡宗默求予序其首烏乎道隱民散久  
矣朝執經於講惟暮反眼相視若塗人者有之有如行簡之  
不忘其師非紛紜百鳥中見此孤鳳凰歟因不辭為稽其師  
友淵源次第而為之序聞之者可以勸矣伯融諱炎姓孫氏  
句容人元季落魄不仕及  
皇上定鼎建業出為江南行  
省掾同知池陽府已而陞知府事遷本首都事總制處州軍

馬苗寇賀甲李乙叛遂遇害朝廷以其不屈志辱國贈徵事  
卽封丹陽縣男為人磊落有俊氣貌然白面書生而其胸中  
藏百萬兵使其賦命之厚勲業可立致今但以詩名于世惜  
哉雖然伯融籍此亦足為不朽矣

跋高宗所書神女賦

右宋思陵所書神女賦法度全類孫過庭且善用筆沉毅之  
中兼有飄逸之態然思陵極留心書學九經皆嘗親寫故其  
用功為最深此卷乃禪位後所書時春秋已高而猶弗之廢  
誠可謂勤也已使其注意於虞夏商周之治父讎不至不報  
王業未必偏安抑又可歎哉卷首有奎章閣鑒書博士印蓋  
天台柯敬仲為是官時所鑒之云

題伊尹古像卷後

余嘗觀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當  
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為爾其論甚偉句曲外史張天雨能

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誠知言者哉雖然汲冢竹書所載又何其與此異也

題子昂書高上大洞玉經後

右玉晨上文三十九章趙魏公六十四歲時所書多取法於黃庭內景經故韻度極可觀或者謂公晚年專倣李北海其言過矣予見公書此經凡四數而此卷尤為精絕誠可寶也

題鮮于伯機所書蘭亭記後

鮮于奉常公嘗見葉秋臺書反覆諦視至欲下拜秋臺之書人頗譏其陋公獨知其用筆之妙字學雖淺藝非功力精到亦不足以相知况其他者乎予藏公所書濟石硯賦自謂可入妙品今觀此卷實可與之抗衡非真知書中意者未必以予言為至當也

題剡源清茂軒記後

剡源先生戴公以文辭名天下曾未百年學者鮮有見其全



集者予總脩元史欲為先生立傳於是白丞相下有司即先生之家謄其文藁二十卷以上至今歲之秘府中書舍人毛君集出示先生所造清茂軒記正在橐中其為真筆無疑蓋毛君從祖震卿與先生為忘年交故先生不靳而為之記發明山水之勝分明如畫今之能文者雖多如蝟毛求如先生絕不可得毛君乃能重書以傳亦可謂賢子孫矣哉

跋米南宮夷曠帖

予嘗評海嶽翁書如李白醉中賦詩雖其姿態傾側不拘禮法而口中所吐皆成五色文今觀與李蘧手帖因書其語而歸之蘧字夷曠公擇子也大觀間嘗為顯宦云

跋樂貞婦傳後

樂貞婦陳氏蚤喪夫而養姑終身撫二子至於成立予按陳氏之意則曰是婦道當然爾何有他覲哉使陳氏所見於此毫髮有未盡瓦鐙敗惟之苦未必能甘也議者不察以不得

旌表門閭為陳氏恨旌表朝廷事也於陳氏何與焉

達摩大師贊

括蒼吳福平川以善畫名叢林間龍門海公請寫初祖圓覺大師真像威德如生觀者聳然起敬翰林學士承旨宋濂為之造贊而國子博士鄭君仲舒書之贊曰

系傳香至法證圓真闢六宗之異戶歸甘露之一門操智慧刀斬纏蔽之枝葉裂煩惱網見清淨之本根重冥穩泛已歷三年之久少林壁觀竟忘九載之勤流支髮毒而甘之如蜜葱嶺游行而歿兮若存精明焜煌乎日月氣宇函蓋乎乾坤此所以一花五葉之記徧周沙界而大法彌尊也邪

活水軒銘

吳府紀善張德麟氏會稽山陰人築居鑑湖之側讀書鼓琴樂周公孔子之道見原泉之流不息因取子朱子詩以活水名其軒請予造記予謝曰軒名包義甚博索文者又接踵而

至侯還山中却為之德麟曰麟扈從 藩王出入行無定蹤  
願遺之一言不敢以多求為也予因曲徇其意為製銘曰  
泉出地上昭厥源東流弗息日滄沄譬猶嘉木下有根脩幹  
上撐枝葉藩君子玩之道則存錙銖有間體遂昏潢汗行潦  
勢吐吞朝雖盈溢不及曠我銘我軒辭則勤行之不已德乃  
純

題馬氏譜圖後

同郡馬生銓其先出於唐太師北平莊武王燧北平五世孫  
大同來為婺之東陽縣令咸通五年遂卜居松山之下縣令  
十世孫承節即喬嶽宋崇寧五年又自松山遷仁壽之堯登  
山承節七世孫克復嘗以武顯節制婺州屯戍軍馬兼中書  
省計議官兼浙東降斲使討寇事計議四世孫則銓也  
銓以縣學弟子員貢入成均惓惓於譜事唯恐廢墜間請予  
題其後予覽隋唐藝文志載郡國所上氏於書九數千卷歲

于官所以然者辨貴賤別昏姻謹本支也自氏族之學弗講士大夫家亦鮮有習之者往往未歷數世已藐然不識為何人可嘆也今生能有志於此晝夜弗忘不亦忠厚之士哉予特表而出之以勵世之人使不忘其所自

元故徵士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自立字本中裔出汝南初遷黃之永安唐季有為袁州刺史者因家宜春繼徙廬陵子孫衆多又自廬陵分居新喻天柱山之陽曾大父昇臣宋太學其齋生大父宗正以文學名江文忠公極禮下之後用薦者授迪功郎監廣西經畧安撫司庫辭不赴門人私謚文範先生父雲龍元瑞州路儒學錄有文集若干卷博學者君自以奕葉為儒繼承不易孳孳問學雖寒之折膠暑之鑠金亦不敢輒廢下筆為文翩翩然成五米矣父既蚤歿獨奉母某氏居家苦貧傭書以奉甘旨從兄自強為廣西宣慰司都事以書來徵會欲白上

官薦為蘆州文學掾君笑曰吾母老矣焉用是為哉即別歸  
下惟講授相從者多以文行知名其兄自牧補奏差於帥閫  
奉檄行湖湘間遇寇溺水死君垂泣而往負其遺骨挈其妻  
孥還既卜宅兆而塋復訓育子女者四皆成人初君配歐  
陽氏有廢疾手足不能用君遇之如賓無一言相加遺凡十  
有餘年乃終君時正當青年人絕以為難君性溫靜恂恂若  
不能言者至於辨是非利害恒義形於色毫髮不少恕故元  
夫鉅儒一見皆器重恨相見之晚嘗再踐場屋不利遂棄去  
不幸以至正某年月日卒享年五十又六以某年月日窆于  
某鄉先塋之次其地曰隆坑云先室即歐陽氏繼室何氏皆  
先卒子一人孟東君卒時年甫十四亦思繼業如君力及壯  
以賢良徵由翰林國史院編脩官遷應天府上元院主簿女  
一人適同邑劉有大孫二人缸能子侍講禁林實與孟東同  
僚見孟東精勤而有學心甚敬之孟東奉前鄉貢進士梁寅

狀拜而請銘且繼之以泣于家食時自來為義烏尹頗與自強交視孟東契家子姓也義不得辭銘曰

孝友行于家既質且葩又何必金章盤綬而始為華我銘斯墳言則非夸

故蔣府君墓銘

余官詞垣時編脩蔡玄與蔣敬偕來玄代敬致辭曰故舊從游於句曲伯融孫先生伯融總兵於括而歿於王事敬痛其師之亡而其詩不傳今來輯成編將刻諸梓願為序以冠篇端于私自念近時為師弟子者一轉眴間如不相識然若敬者亦可謂之知義者矣意其必有所自願竊識之及余致政還山敬持元進士東原牛繼志之狀請銘其先府君墓狀中述其冢三世以孝聞則其所涵濡者深矣宜乎敬之制行不忘其師也府君諱成字翁輔蔣其姓也其先為汴人宋建炎初扈蹕南渡遂家建業之錦繡里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字

秀之母郭氏閨闈肅穆可為女中師府君生而夙異不與恒  
兒同少長事親曲盡其孝敬一跣步之間常恐親之飢且寒  
眈眈焉懸懸焉若無所寘身見親破顏一笑輒喜劇不知手  
足之舞蹈士君子咸曰公輔之祖若父薦於倫品人競稱之  
為純孝而公輔又能繼之吾聞孝子之家其後必昌庶有望  
於斯人歟府君非惟能孝也其友二弟甚至庭無間言仲弟  
彬為泰州吏目先三年卒季弟順先一年卒府君竭力經營  
其後事甚悉府君非惟能友也與人交務崇信讓雍雍雅雅  
絕不與物競唯恐傷之不幸以洪武七年五月十日卒享年  
五十又九其年六月八日塋于城南撥雲山之原禮也娶劉  
氏子男子一人敬其字為行簡為人謙慎重然諾一時名士  
多與之遊子女子二人長蚤世次適徐信孫男一人真產孫  
女一人在室予聞孝者群行之冠冕人有行之者則百善至  
而百邪去府君能繼先人遺躅而益有光焉以增夫名教之

重此而不銘惡乎銘銘曰

才豔而莠裁雲剪霞未能振德之華恪遵天經篤行于庭斯可通於神明昧昧思之孰為重輕讀銘者當蹶然而興

全有堂箴

全有堂者何監察御史黃君鄰讀書之室也缺者全之反其謂之全者何無毫毛之不完也無者有之對其謂之有者何心中本具不假外求也其謂全有者何天德也天德之著也如鑑之明也萬里森然隨物而應之也既曰全有或乃斷之喪之以至弗完者何人偽之滋也人偽之滋非學不足克之也克之者何整爾甲礪爾戈力戰而勝之也是故生而能全之謂聖人脩而復全之謂賢人棄而不知求全之謂愚人三者之不同奈何敬與怠之謂也黃君欲全其所有非敬將何以全之黃君以政學聞于時復遑遑自治不知其殆之求全者歟為之曰



繫天尙顯性靈萬象森森炯以貞愚不縮智不羸毫末咸具  
天人并君子乾乾守以誠其有乃全百體寧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六

芝園集卷第六

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墓誌銘

瀛侍講禁林時蘇之良士瞿公蒞來為典簿其為人也文學蔚茂而勵行堅凝瀛甚敬畏之凡應制諸作多出其手率皆稱旨自是與之締交不翅伯仲然間以先府君墓銘為屬瀛以索文者接踵于門雖諾之而未暇為今蒙恩致政家居又復移文以申前請乃序其事而繫之以銘序曰府君諱嗣興字華鄉姓瞿氏其先君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曰青曰達俱有才力能伏其鄉人元兵取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姑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前迎之有制犬突出軍中衆愕睚持弓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讙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如吾弟達將軍遂出旗踰俾達招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為百夫長及宋亡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

盜轉憐口提嶺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  
從其徒射獵飲酒為樂不喜學書然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  
過年十七怯憐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君即  
折弓矢脫略統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二親承候顏色唯恐  
弗至母嘗病疽時天熱疽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  
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摩穢剔汗扶其起臥不解帶  
者三旬至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弗能攻或告以股  
肉可療其法寘刀孟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  
言自旦至晡頓顙于地顙破血流被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  
忍不閔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甘之肉何暇惜乎知刀終不  
可動起引之割肉寘孟中裂帛漬血裹創戒左右勿泄爇之  
謬稱他肉以進母不食已五日見美喜為之握筋食一杯幾  
盡食已而瘳母後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葉遍市之不得解衣  
入菱澤中哀踰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三馳歸遺母

毋疾如夫既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儻守之而不變如父母何携家入蘇城謁多錢翁有所稱貸多錢翁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資財俾府君懋遷而分其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幣若干鉸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有墜田宅券書及他貴物于路者府君覽之曰券書失落爭端跡其人呼與之其人權貴家奴失主券畏罪欲求死叩頭謝曰活我者公也鹽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龜突無煙府君憐之天未明携錢二十緡潛投窓隙而去歟歲出糶有窶人來糶衣不掩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糶十千邪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府君取蔬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汝當以餘錢裨我鬻者咲曰吾安有餘錢邪府君曰汝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實予之而不欲其知皆此類凡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恠問其

故府君曰彼胠有繭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之較邪歲丙申  
常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僦舍館而食之厲氣發者相  
枕藉府君躬視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君晚喜浮屠言  
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  
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  
而始悔若等其勉之二子服父訓刻志事學在入國朝蔚為  
名儒從典簿陞禮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  
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畫紙為圓圈揭屏間常日  
之二十七日卒于家卒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晟等道過府  
君將之京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两手加額曰語吾兒莊努  
力供職報天子思我死當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禮  
部累請封于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  
娶蔣氏贈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率子女羅  
拜于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貸其罪舅姑意不解悲請

至再三乃已年七十三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三日葬於  
吳縣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男二人即懋莊女三人  
一夫二適某某孫四人紹緒紳 曾孫男二人 女一人府  
君歿之明年莊自員外卽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司左叅政  
階通奉大夫於法當得加贈云者嗚呼孝者天下之大經也一  
鄉得孝子焉則一鄉睦一邑得孝子焉則一邑順一郡得孝  
子焉則一郡治此無他人之所秉恒性固未始有殊而移風易  
俗之道蓋莫急於此也然而孝行之至心與天通韋布之士  
往往能感於神明發於祥徵載諸史牒復有不可誣者今府  
君不自有身唯欲其親之安剖股愈疾固人之所難至於菱  
未華時而能獲實者三非神明陰相之未必能致斯則心與  
天通之驗也在宋之初貴池有孝子者曰葉蒼秋九月毋有  
渴疾思生李食之蒼踰泣樹下忽叢葉中得雙李如彈丸人  
以為孝感所君之事寧不與蒼類耶蒼之名尚傳於今而弗

泯則夫府君者其不當有傳耶茲銘之所由作也銘曰  
維孝之德是謂天經秉厥恒性體順達誠有美孝子醇懿是  
循但知有親違恤其身親病在寢予兮吟呻稽顙于庭顙彼  
百神我命弗顧體內何惜親年可延我志則擇求蔑大澤悲  
啼欲啗宣意未華獲實者三天鑒哀衷顯厥祥徵揚之邇遐  
聲光騰騰卓行若茲亦足不朽况其立心一歸忠厚推仁惠  
窮日惟孜孜吾分當然奚求人知施德不食其子維良上簡  
帝心參預藩方勒石幽宮文不妄飾此孝子墳過者宜式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都事鄭彥貞甫

墓誌銘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藏於己  
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既隱情偽日滋此尼父所以有不  
及見之嘆雖然秉彝天性亘萬古猶一日時縱有汚隆而其  
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氏非一家之三代而其七葉之

長彥貞君非三代之英乎彥貞諱鉉彥貞字也其家自宋南渡  
初即合食為義門迄今已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為立傳  
家教脩明有遺範二卷俾奕世守之彥貞嗣主其政益躬躬  
畏謹正己以蒞物或行其所未至或補其所不足家人翕然  
遵化一堂之上雅雅雍雍動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也情無不  
一也不知孰為親而孰為疏也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公  
且曰我惡敢私也察其事功則羣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當  
然也爾何與哉雖甚勞弗懈義決仁孚和氣充物四海之廣  
莫不聞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  
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楊張李之流誠所不及而益  
重彥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彥貞自幼沉毅端慤屹然如成人  
雖朋舊不敢狎侮語一近褻輒白眼望之聞人有輕己之言  
自責自厲唯恐如其料及壯主貨財倡家意其易惑百端傾  
誘之每正色叱之使去倡大詫曰此鐵心石腸人也彥貞事



父盡孝父病在枕席其妻卒彥貞不敢哭強顏乾咲以奉湯藥竟不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彥貞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鬚髮為之盡白及至終喪張外舅必慶憫諸甥莠莠無依力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鉉見後母肆雷戕賊骨肉者多矣忍令吾兒陷之邪不聽彥貞年未四十君子義之時天下承平衣冠萃于燕都翩然出游以充其見聞揭文安公侯斯在禁林黃文獻公潛居成均二公以文辭鳴當世皆折行輩與彥貞交論文談詩或至達旦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彥貞方巖皆敬憚之或酣酒放歌聞履聲即歛容正坐不敢吐氣自時厥後彥貞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講授脫脫太師家彥貞為書數千言陳時政之弊令進于太師太師多采而行之彥貞尚風義舊與參政忽都魯沙游其子為武義宰免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彥貞延其家十口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鄰賢者跛者彥貞憫其顛連養之終身每風興告飢者填門彥

貞積餘飯親携葷分餉之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  
大將數統兵入境服義門名皆戒士卒毋敢犯樞密判官阿  
魯灰帥軍五萬一夕驟至奪民廬舍以居二十里之內鷄犬  
牛羊盡散彥貞說之曰明公非太師之偏裨乎太師征高郵  
尚以無罪去國况明公之士卒恣行不道乎脫有一人言於  
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魯灰愕然曰業已如此為之奈  
何彥真曰為明公計者甚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馴  
易制明公誠能撫定而綏輯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  
尚敢以噓咳相驚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魯灰不覺屈膝  
曰非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束帛為謝明日下令啓行一  
軍肅然曾未幾何 國朝大兵取婺州彥貞携家避入諸暨  
流子里時李曹公文忠統兵來過嘆曰此義門也今世罕見  
之躬為高鑄而去事平遣帳前先峯率民兵二千護其家歸  
浦江人以為彥貞積善之報云彥貞年七十以甲辰之歲四

月十四日終于家其月二十八日塋于諸暨州桐山鄉宣山之原家庭內外不問服之有無咸嗚嗚哭哭則盡哀一縣之中若宗黨若姻連若三農百工若鄉士大夫皆素冠拜哭哭亦盡哀傍邑之賢者聞之亦竊哀之曰是家實無愧於三代使尼父生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今其七世之長亡矣薰漸之益吾屬將何望乎嗚呼此可以聲音笑貌為之哉彥貞之致是者必有在矣彥貞之先自歛遷睦又自睦來遷其詳見諸譜圖記同居初祖諱綺字宗文宋乾道中賜號冲素處士朝請即中晏穆為銘其墓父文泰植志不屈人下設施運量大能昌其宗文泰乃青田尉德璋子出為伯父德池後德池之父致則處士曾孫也妻張澄有婦德敬夫如賓沒齒無一言相加遺男子五人長漢才優識精雖不大聲色弟子莫不畏之量入為出而其致用恒裕如也次即洙通經而有文累官從仕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得封彥貞江浙等處行中

書省左右司都事階亦從事即次湜東陽丞人謂才如長兄  
次漢江浙行省宣使次滌庶出也女子一人歸東陽蔣嘉亨  
男孫十人楨棫榦樞模格棠杲柯文孫八人其二適嘉亨  
之子昭及其從子明其一嫁同邑張宗餘皆未行曾孫男八  
人燾燿炎樵熒煥光燄濂也不敏與彥貞有連而彥貞子  
若孫又皆從濂授經其相知實深然而遊宦南京彥貞之歿  
歛不得憑棺窆不得臨穴將何以釋其悠悠之思唯紀載羣  
行鐫之樂石可以垂聲光於不朽貽矩則於方來是猶可為  
也於是不能讓姑徇漢等之請而為之銘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風氣敦龐臻于太康異體同心情無不  
通此謂醇熙三代之英世遷俗殊道德淪喪軫臂借履秦法  
之涼肝膈充塞形骸閉藏愾我寤嘆涕泗沾裳彼羨鄭君沉  
毅自強上承奕葉合族共場內教云飭外政復養規重矩疊  
適有耿光曷以致茲曰率其常或歛而舒或翕而張有子將

將有婦洋洋無間戚疏萃於一堂孰為尊章誰為父兄至酥  
丕冒奚有吟封儻涉其庭煦如春陽決人肌髓薰為善良人  
亦有言此為世坊非君之賢莫襲其芳襲之斯何旣明且剛  
以仁為食以義為漿翳能使昭枯堪再榮百鳥喧啾忽見鳳  
凰宜覽德輝西東翱翔豈意鍛翮竟歸冥茫載者亡車渡者  
失航瞻望弗及盍然感傷仙華邛邛浦汭湯湯緬懷德人何  
日而忘

胡府君神道碑

毛公神道碑

奉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毛驥來謂濂曰先公以正至辛丑  
正月朔日棄遺諸孤某月某日遂畢窆窆之禮迄今已十八  
春秋游蒙 天寵之加賁及泉壤而墓上之石未有銘辭大  
懼無以昭 君賜而示子孫願為備書其故俾刻焉按狀公  
諱麒字國祥姓毛氏世居鳳陽定遠縣之昌義鄉生平負英  
氣多謀畧人恒敬之壬辰之夏汝穎兵大起所在郡縣皆相  
挺為亂

今上皇帝龍興臨濠憫生民之塗炭持三尺劍出而救之一  
呼之間從者數方直趨定遠之池河初縣之大姓陳氏與公  
謀招健兒為兵屯營其地挾縣尹某為師作堡鄣計聞大軍  
且至皆棄妻孥作風雨散去公獨扶尹共詣轅門款附 上

遙見之令左右問曰爾為何人對曰定遠尹也扶尹者何人  
對曰縣民毛麒也 上壯公所為乃召之前指謂侍臣曰衆

皆潰而麟獨降非有識者邪於是寵遇優渥朝夕俾公侍膳  
與其計征討之事健兒聞公在莫府亦先後出降上取滁  
州擢公行軍總管府經歷司其倉廩無掌晨昏厝以錫將帥  
之失佐者未幾取和州軍威益振上以建國之初唯兵食  
最急仍命公護滁州倉乃帥師渡長江太平望風乞降遂開  
江南行中書省徵公遷陞為郎中當是時上之左右唯公  
及太師李韓公允被簡任凡政令之敷布輝餉之轉輸羽檄  
之交馳皆二公相與協贊之及建康下遂定鼎馬分道世師  
日以獻捷聞復陞公為參議官戊戌冬上親征婺州公實  
權署中書省事小大庶政咸出公營度人情昭合文武無間  
言上上將大委任之而公以病告上臨其家坐榻上執手  
問所苦且勉其善自愛如是者凡三計聞宸衷憫悼錫贈  
有加焉且詔參軍胡深選塋地於江寧虎頭山及靈車就  
塗上復躬御翰墨作文一通御鎮淮橋而祭慟哭良久

直至處所視其下棺始還公之子驥時備宿衛上念公弗  
置俾驥就儒師學親自訓督之命為飛熊衛管軍千戶轉  
振武羽林二衛驥感上恩自謂千載一時夙夜思立身揚  
名以報國顯親為務會大兵征漢鄂定襄沔下吳興俱從  
征有功洪武元年上郊

皇天即

帝位國號大明在廷之臣皆驗勲進官擢驥宣武將軍僉羽  
林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仍追封公西河郡伯封公妻周氏  
西河郡君大將軍徐魏公奉詔征中原而驥又從行直搗  
燕薊元君出奔天下於是大定論功行賞陞驥懷遠將軍同  
知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得推恩二代時重  
定封贈例司封據令更贈公懷遠將軍同知親軍指揮使司  
事周氏封淑人公父文政贈明威將軍親軍指揮使司副使  
母朱氏贈德人驥室劉氏先封西河郡君至是亦更封淑人



已而驤進官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階昭勇將軍滕州段士  
雄反驤帥師討乎之倭奴入寇泚東沿海郡縣皆失寧驤會  
浙江太倉諸軍捕斬五百餘級獲海舟一十二艘倭奴遠遁  
入奏 奉天殿 上大悅曾未幾何驤復起奉國將軍僉大  
都督府事加贈公僉大都督府事階奉國將軍而明威公亦  
加昭勇將軍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朱氏加泚人周氏劉氏  
皆夫人繼室張氏亦封夫人公生子九人驤其長也次曰駿  
某階羽林衛千戶所鎮撫曰駒某階金吾左衛千戶所鎮撫  
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女三人二先卒一嫁宿衛舍  
人沈俊孫六人曰根武曰應孫曰承安曰鎖住曰東乎保曰  
寶慶烏乎天造草昧之時六合雄爭未知鹿入誰手昧者往  
往失於所憑依而公獨能炳於幾先識 真主於龍飛之初  
扶携臣服獻計宣勞以佐 興王之運豈非豪傑之士哉及  
乎 神武四達方域內附

皇上崇德報功之心唯恐有弗及故當時開國元勳無不分  
茅昨土鉄券金書傳及來裔奈何公之蚤世不得盡其才而  
與之並其命也邪雖然驥之雄畧超群著奇勲出入扈從上  
簡

帝心爵位之顯融贈卹之便蕃尚方新而未艾也公雖歿亦  
可以無憾矣銘曰 倚歟毛公沉毅而雄元運將終亂如聚  
蠶公奮而興使民為兵執旗一呼從者如星我州我閭我保  
郭之俾全其生寧顧我私 上天厭亂特命真人驅雷駕雲  
廓清妖氣公聞曰噫天胡可違附鳳攀龍茲惟其時我志先  
定敢徇輿情 上謁轅門稽首以迎 上嘉其忠寵賚日優

談笑折衝帷幄運籌羽檄星馳饋饌弗遺是馳是驅以壯我  
王師飛渡大江軍威洸洸達于四方無敵不降自參戎閭  
遂贊中書拾級而陞漸見赫熹卉木方榮嚴霜折之大火始  
然河水滅之天若假年勞烈孰侔貂蟬朱紱豈不公侯命也

止斯人其奈何中外聞之孰不嘆嗟公雖云亡有子慨慷出入禁庭侍衛

帝傍勲名日崇馳典日殷天光照臨燁燁焯焯難逢者時不朽者名名著實并登諸汗青莫堅匪石以礪以磨史官造銘永鎮山河

寧海林貞婦方氏墓志銘

有序

寧海林可企年垂八十纏綿疾疢偃卧不能興召其甥方孝聞而謂之曰吾耄矣即溘先朝露無所憾第母氏貞行未及顯白中心怛怛然類持杵舂繫之者聞汝第孝孺受經于金華宋太史太史進人以善者也儻孝孺為達其誠太史未必不憫之而寵畀以文也言訖涕泗滂然下孝孺以言予目不辭而序之曰貞婦諱友弟姓方氏亦寧海人宋某年進士滄之女孝聞之曾祖姑也年二十歸可企之父某時舅已死惟姑存秋髮亦纒紛矣當科繇之與黜首籍是以魚肉之夫

獨嬰其難且無同氣之親以為助貞婦俛首事紡磚或至鷄  
號就枕由是給使之用不墮越八載而生四子夫以一疾亡  
長子年甫踰七餘子生尚幼貞婦幾欲無生然恐傷姑之心  
強顏追逐日夜飲泣吞聲不使聲聞于人里有豪士欲乘其  
孤發凌之貞婦感氣叱曰我未亡人耳爾誠君子耶當恤我  
軫我之不暇顧反以相害耶苟進進不已誓直于官以懲彼  
繼者或聞之吐舌相戒莫敢犯卒能樹其門弗墜姑年八十  
恒多病貞婦敬之如鬼神保之如嬰兒無毫髮忤其意及以  
壽終帥家人行喪朝夕奠哭如儀學禮君子不能過也訓飭  
諸子從師問學束脩不足脫簪珥繼之至其成立皆為之授  
室歲時出坐堂上子婦與諸孫分東西立階下次第舉觴為  
壽雍穆之氣藹如陽春如是三十年乃卒卒時年八十二某  
年某月日也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州里之人至今指其  
門相謂曰是有真婦能傲然自守而致備福之養今豈復

有是人耶相與慕咏而去貞婦四子長可傳次即可企次也  
任可信諸孫若干人某某孫女若干人歸濟寧知府方去矜  
及某某去矜孝聞父也子聞夫者婦之天天可背乎背天則  
非人也有若貞婦之順乎天天之報施如此亦云厚矣哉銘  
曰  
鴻雁真雌而不再雄而况於人乎林氏婦方其始無愧人道  
乎有人心者孰謂其不能興起乎

童真觀音像贊清江鎮曾重刻

金華何牖德輝獲陽翟吳道玄所畫童真觀音像乃五臺山  
碑本以蓮葉為衲蓋而十蓮華園逸之用表本迹十妙不二  
門覽者因相生悟而法華之微旨具見於斯然其運思精深  
指筆遒勁真殊勝之事也德輝特重刻真于智者壽聖禪寺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為作贊曰我觀大士相示現一切  
法不坐七寶牀唯藉蓮花葉蓮葉生水中清淨無染着華身

與佛身畢竟同一體如來所說法取喻此最切本迹十妙門  
不見有二相若徒有眼觀見華不見佛一顯而一隱見精不  
忘故或逢無目人華佛一時現非見却成見功德難思議佛  
身徧法界是華亦復然華佛二俱泯定得大自在

浦陽深溪王氏義門碑銘有序

浦陽於婺為山邑唐天寶末始割義烏蘭溪富陽三縣地置  
之人生其中往往樸茂淳實力農務本耻於華言偽行而以  
士自命陳文毅公威稱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殆不是過  
其言信不誣矣載稽其事梁貞明初縣人何千齡四代同居  
宋淳熙中鍾宅亦至三世何鍾二氏之間而冲素處士鄭綺  
奮然興起教子孫無別火而食志確見疑尤非二氏所能及  
故六傳至文嗣而家益昌元至大末旌其門閭而於力役之  
征俾無有所與宋元二朝國史皆為之立傳蓋自建初迄  
今已歷十世踰二百五十春秋矣深溪王氏其先出於烏傷

之鳳林有諱萬者字處一擢宋嘉定癸未進士第立朝騫訥  
凜然不可犯儉人畏之為之歛迹終官太常少卿謚曰忠惠  
少卿之弟菱三傳至某生二子澄汶澄以忠厚為家州里之  
無告者煦之以仁人愛戴之不啻其父兄瀕終集家衆言曰  
汝曹能合族如同里鄭氏吾瞑目無憾矣言訖而逝澄生三  
子子覺子麟子偉子麒出為汶後皆善紹先志子覺生五子  
應念懇慶聰子麟生一子憲子偉生二子懃恩而應之伯仲  
又各生子踰二十人矣子覺與子麟合謀召子姓謂曰一體  
之分散為九族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收族而聚居是謂悖本  
離宗而自矜是謂乖義古之道也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孺  
之樂雖殷管攝之計未達庸非闕歟况吾父有遺言欲法鄭  
氏鄭氏於吾有連其成規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如於是  
應念帥諸弟踊躍承命請參定家則一卷朝夕遵之唯恐有  
所失馭家之禮質文之兼至應物之務內外之齊飭薰蒸太

和之中壹圍範圍之內鄉人士莫不感厲而歆艷之子覺且謂不可無以示來者既勒家則于碑而復徵濼文以紀其事昔者成周之世九夫為井井方一里而一夫受田百畝其家衆男為餘夫亦受式十五畝賦由斯而出夫由斯而定其勢不得不分當是時未聞有同居累世者也其相親相恤之政則有大小宗法存焉大宗譬則幹也小宗譬則枝也枝雖有千萬之不齊而其幹終一而已前王持世之微推蓋不得不爾也自夫封建宗法之制壞九族之親漫焉不相統屬儼若秦肥之視越瘠仁人義士乃於服尽情遷之時綴之以食而弗殊事雖有異於古不猶行古之道乎哉浦江叢爾之邑以義居聞者三人而子覺又不悖先訓踴然而思繼焉古者禮義之俗誠豈有越於此哉文毅公之言至是益可徵矣子覺本名闕之後金華諸族亦同出於鳳林其顯融者項背相望而淳熙宰相為尤著宰相勢隆望重尚未能合族以居而子



覺一帚布之士乃斷然行之斯可謂之賢也矣雖然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子覺之嗣人尚世守遺法而不墜他時將與鄭  
氏儷美而交輝 聖朝以孝治天下推異之典未必為子覺  
惜也

龍光下燭行當炳煥於山川之間矣漁目不辭而記之又繫  
之以銘曰

易著同人合乳與離上參于天火之赤熹類族辨物君子以  
之况我宗屬一氣之為譬猶車幹漸敷群枝服雖少網情或  
甚非物我相形矛盾迭馳借稷取箕諄語絲披所幸天衷亘  
古無虧不有人豪務克已私何能大公拔其藩籬滎陽之江  
其流彌瀾太樸未散民醇俗熙以義聞者接軫照惟有美王  
氏裔出紳綏佩厥先訓如銘鼎彝大合其族嗜義若飴夙夜  
無訾竭其心思度物引類取式樹規鉅探浩渺細入密微日  
約月會有文可稽耄倪同心一唱百隨孰為範防徵禮與詩

以匡念慮以肅威儀如水斯稽畚築以時洵滴弗戒不翅漏  
卮古雲孝弟致家之肥匪間古今驗君著龜維彼崇構肇自  
築基既堅既飭棟宇翬飛維彼珪步千里在茲行行不息其  
至無疑上慎旃哉勇毅自持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大史造銘  
勒之豐碑

王氏義祠記

義烏之和溪有王府君者諱楚當宋之季來贅竹山樓約家  
約之妻楚之姑王氏也故約以女妙清歸于楚然王氏愛妙  
清甚乃於湖塘上造屋一十七間別寘薪山若干畝蔬畦若  
干畝腴田若干畝召妙清夫婦謂曰此皆吾捐嫁贖所營毫  
髮不以煩樓氏令悉畀爾主之爾其慎哉妙清生二子俱發  
世唯二女存長曰琇歸同里大姓樓如浚次曰榮妙清以無  
嗣留塋於左右延泰不華為贅婿生一子野仙妙清又篤愛  
之甚教育備至不翅其已出野仙長復謀於衆命約諸孫淵

以女善歸之妙清問言於楚曰吾二人耄矣不幸無子今甥  
野仙文而有守又妻吾姪之女此而非親將誰親乎吾母氏  
所畀之業宜具授之更其屋為義祠使歲時具豚酒祀吾之  
父母舅姑而野先之先祖與焉吾二人他日或終於牖下亦  
庶幾有所托矣乃會王劉二宗耆老成人造為券書俾二宗  
子若孫毋相及也衆皆諾之於是野仙父子遵而行之已五  
十年矣自時厥後妙清夫婦與野仙之父母先後捐館而中  
遭兵燹之厄券書皆已亡去至正乙巳秋九月九日楚之季  
弟補懼歲月滋久不令子孫或生異圖於其間復集二宗而  
重造之仍戒厲之如初濂聞之漢儒之論九族有曰父族四  
母三族妻二族父之族固為有同姓也毋與妻之族則皆異  
姓也然則異姓其可謂之族乎蓋生吾者母也產吾子者妻  
也氣血之交貫呼吸之相通自一體而分者也故古之稱謂  
母之考妣為外王父母妻之父母為外舅姑女子之子為外

孫而亦頗同於父族者以其為至親也人不幸無後苟命其  
甥以主祀事未見其不可也苟以為不可較之姓同而情異  
若無所係屬者果何如哉必有能辨之者矣况禮有常有變  
卜同宗以為之後者常也選異姓至親以繼之者變也變而  
不失其正斯善矣野仙之事以義起禮者也二宗之人幸無  
忘前人之訓而自陷於不義哉瀛自幼與野仙為同門有相  
得其驩一旦挹杖踵門崇瀛為之記瀛曰不辭使鐫諸樂石  
山田之屬其步畝園落之詳備見石陰野仙字遵禮蒙古人  
以材辟江西憲府奏差遷七閩官為蘇州某鎮巡檢云

題栖雲軒記後

余往年讀劉玄靖山栖志見其所載紫岩靈岩勝槩分明如  
畫時正當祥暑不覺涼颼生肘腋間今年夏六月客有授予  
蘇太史棲雲軒記記為本庵上士作其狀靈岩之景亦分明  
如畫蒸溽為之頓消嗚呼曰文辭而想見其處雅興遒發尚

忘其時之煥炎况親睹崑眼頌耳之勝者乎蓋玄靖久栖此山太史亦嘗出游覽故其言真切有足以動人也何文定公跋山栖志有云想玄靖一時飛屐上下千峰紫翠間左浮丘而右洪崖其風致猶前日也余今於太史之文亦云若夫雲幻非幻契經多言之苟欲重宣其義非千百年莫能盡他時或造山中當敷座於巒光水影間為上士說法未晚也

宋學士文集卷四十七

芝園集卷第七

鄮節婦黃氏傳

黃為浦江著姓自隋唐以來即有聞而宋隆興癸未進士度亦其族也其居辛山者曰德清有女曰琇字守貞生賦淑姿不失故家遺範父母愛之為其選良配元至正己丑冬十二月歸同縣鄮氏瀟字仲容守貞年甫二十奉上接下無愆禮人稱其賢明年仲容辟患疽流注肌覈間一潰一興纍纍如連珠百藥弗驗守貞扶掖臥起附膏於紙而更敷之雖甚久無懈怠意又六年仲容歿守貞自矢不再適且曰生為義家婦死為義家鬼敢失節以玷旌門乎其志堅凝屢有撼之者不少動寒燈孤幌澹然能自安遂命仲容從子柎為其後守貞今四十九矣及見柎授室生式子燦燧朝夕受其孝養云昔者孔子稱宓不齊之善而歸於魯國之多賢蓋觀感而興非有資於賢者要亦未易以成名也今鄮氏之家十葉聚食

至大辛亥嘗旌為義門其規度整肅如嚴霜烈日可畏而可  
仰其德義之涵濡又如春風和氣之薰蒸不自知其入人之  
深故其化行教洽過其門者猶率德勵行而乖戾之慮消况  
為其家之婦者乎宜守貞執節之堅而循禮之謹也傳曰一  
家仁一國興仁其理誠不誣哉予官儀曹時郡國多以節婦  
事行來上輒聞報下褒異其門閭觀風使者或以守貞為言  
甚有不彰明之者乎異日烏頭雙表之樹與旌門後先輝映  
不亦一家之盛美哉予故輯其事為傳文一通衣冠之士儻  
有扶植彛倫為任者尚見諸賦咏以同其傳焉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版文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為世適蓋衍而彰傳  
道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為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  
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徧舉  
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教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垂徽

疊照於斯為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菴先生方  
公其殆聞而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  
睦州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某始遷寧海侯  
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炯元鄞縣儒學教  
諭毋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幼而端凝五歲知  
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老先生嘖嘖愛賞目為神童  
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源委凡涉性  
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寢食為之幾廢因喟然嘆曰為學必  
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場屋言國家  
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益閉戶潛心于  
一卦一文必欲驗諸事為至於天文地形禮樂刑政及制度  
名物之屬亦辯析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民為變江浙行  
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為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曰  
民計窮而為盜未為盜者亦挺挺欲動柰何授之以兵是謂



增盜非御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  
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  
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蒼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都事基為  
之副先生上書陳勤殄之畧不宜姑息都事違其言而不能  
用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谷採松栢食之  
累日不返當路迺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弗足  
與人間事也吳元年冬

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

真主之出乃大有為之時 疏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  
欽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  
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命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  
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為  
善良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  
舍為空四年夏

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生以  
母老不忍離左右辟去旁縣郡承使者風旨雜逮姍連督索  
之先生上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竒先生材命就銓曹  
試考覈入格名列第二

上持命知濟寧府事階朝列

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為書一通懸於康衢諭

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得呵問  
日引耆耄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前進  
士為師弟子負有未備者選補之役浮屠以葺廟堂廟南鑿  
為泮池傍列兩序闢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  
學親為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九數百區學  
子繫籍者二千人兵浚號為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閱三  
載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斂之復以田定起科繇民益墮田  
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為簡書列為丁產為上中下三筭等  
復折為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吏不敢並緣為姦歲且暮

轉戎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別郡以牛車役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破產者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即載以舟具白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絕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病不能適漕運者自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听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行省且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聲聞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為密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胡丞相惟庸以聞即日

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跣徧禱群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二歲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盡蝗先生省怒變

食稽首告天夜聞空中鼙鼙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  
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則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案  
牘尤慎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未具時作稟徧  
食之夏秋之稅每命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  
民競指倉為窀先生令民自槩斛卒歛手不敢出氣遇將西  
成預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遣一吏而稅當先登江西浙  
西二行省運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使  
有錙銖怨懟舊比每斛益四升以禪蠹耗先生憫其道遠言  
于朝蠲之府石州縣官屬皆役阜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  
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月  
日稽遠以媒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已出復行其法  
於封內壹以信符召民民得竟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  
于道初赴官時戶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  
十四萬四千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

粟野無餓莩羊牛鷄犬散被郊坰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  
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脩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  
垣之外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庫陋汚濕居者  
弗寧先生料揀材木候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庭堂室房弘敞  
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今舟人伐木為炭穿土穴藏水因  
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  
瀉構石為神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神歷歲久壞石填河  
中舟道難之役牌丁絕壞石治灰而甃之故以藁困辱糧大  
屢為災教民為陶瓦營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為曹伍  
遞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  
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郡稍久要官勢吏爭索糧芻相膠  
葛于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求嘉侯朱公亮  
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水涸舟膠不可動脅先生曰即趣  
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日且暮先生不忍煩民泣禱於

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為政以風化為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久亦化哉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群辨方譁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為也府庭之間不陳桎械革鞭懸楹間示不妄罰省憲考績為六府最八年春入朝

皇上以為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踐其舊職瀕行爰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不答心銜之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廉按揚通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傍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灰葦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葦則苦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辯遂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將千數

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竟  
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孺復草疏將伏闕上  
訴而先生歿於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又  
一孝孺與兄孝聞奉柩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寔於縣  
東北深灣董施山之原禮也先王娶林氏諱姬婦道為一族  
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筵生子二人即孝聞孝孺孝聞年十  
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再娶王  
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王卒少房董氏育之董氏生子  
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在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玉須眉秀整不  
妄笑語動容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血流  
遇二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實不事表  
襮不以久近為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  
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蒹蕪丞陳川欲迎母為養  
厄於無貲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且

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  
恭及酒解來謝陽君不知者嘗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  
也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統綺御一布袍數年載不易日不再  
肉不治官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  
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宛州守因童進二木瓜笞童十召州  
吏遷之鄉人有為饒陽令者以燂雁侑書力却去乃已初至  
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乏月取十斗為食餘  
悉儲于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晝所為之事夜  
則白於天俯仰皆無愧怍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  
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為文章質而不華  
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濂私自念齊國文公  
之薨始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寢微譁世取寵者徒剽掠  
為談辯誇多闔靡者務組織為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  
心者率棄為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攬俯拾唯恐利不入橐



至有庸夫賤豎之不肖為者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倚衡儼若上帝鑒臨涵養既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夫命雖正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儼然弗誣也孝孺久從濂受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叙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為大宗入天出人完傳翼經有過必疏無幽不明疇不鼓篋千里來過燦如聚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寧有翳昏揭彼日月輝于天門逝者云云滅景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興倚歎先生行知尊聞養氣弗餒克乾塞坤實孚名隨上徹九天鶴書翩翩降於丘園爰自布韋專城以居象笏朱衣於赫其儀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以報之誓不顧身敷宣帝仁達于齊氓以煦以嫗以致其亨民或勞只如魴之頰乃平更繇俾遂其生黠胥舞文其貪若狼乃障乃防而扼其亢人相告言久嬰亂離父母孔爾我胡弗

歸千百為群其來如雲操厥耰鋤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桑  
沃然俯瞰于隰黍苗芊眠鄰多孽蝗刺天而飛避不入境絕  
類有知真儒之效小試則殷誰曰漢吏專美其循太赫薰蒸  
郁紛輪囷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天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  
高淚如懸河我又俟嘆數奇則然中心無憚生順死安善人  
殄瘁斯道之衰顧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岡渺渺者陂其  
中有墳千載之悲

金華安化院記

金華安化院在縣東二十里舊號安國宋治平二年更今名  
嵩頭陀法師所立道場稽諸傳記法師名達摩西域人梁天  
監十七年自金陵携鐵魚磬來烏傷之香山尋於龍腋置寺  
普通元年南行經余山江水大溢法師張蓋水中亂流而濟  
至稽亭塘發善慧大士神蹟創伽藍于來山已而西入金華  
建龍盤寺以及今院後入滅於龍丘資政殿學士洪文安公

作郡志時既失於蒐輯不載院之緣起而復謂法師以吳赤  
烏二年實建龍盤夫赤烏二年係已未歲天監十七年則戊  
戌也凡歷二百八十年當是時法師之齒又不知其幾矣何  
其壽耶他不足徵者蓋可知已院既多歷年所其佛菩薩護  
法天神諸像乃唐貞觀元年所雕宋慶歷三年重加藻繪  
國朝洪武十年冬十月郡之善士唐良胡貞及比丘宣政各  
飾其一悉塗以黃金良又勸聚群力以畢其餘其釋迦寶殿  
舊構於宋淳熙三年歲久弊壞元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住  
持元厚新之其潮音堂至正四年冬十二月主僧宗旨作之  
其七佛殿建於太定三年秋七月三解脫門造於至正元年  
秋九月皆住山祖良成之其兩廡仍宋德祐元年之舊庫院  
後營於元延祐元年冬十一月則諸僧捐貲之所致也精進  
沙門彌堅今已甲乙嗣補其處念院故無碑碣詢謀于衆命  
其徒永瑋齊賢詣青羅山中徵文以為記漁聞之西域之僧

來中夏者自攝摩騰竺法蘭之後代不絕人往往以宣譯教  
相建置梵字為急如法師者亦其一人也菩提達摩之末在  
普通二年正與法師同時雖曰絕去文字以矯末流之弊而  
其理行貳人固兼取籍教悟宗之言奈何後世岐而二之禪  
則直究心源以文句為支離教則循序進脩以觀空為虛妄  
互相訾謗去道逾遠然以密意言之依性說相非息妄修心  
者乎破相顯性非泯絕無寄者乎以顯示言之真心即性非  
顯明心性者乎執轍雖若稍殊究其歸極則一而已奈何後  
世岐而二之此漁之於法師不能無所感也斯院乃法師肇  
立歷代嗣守遺緒隨成至保雕像於七百餘年之久外籍勝  
目內修覺觀理事雙至不即不離其於達摩氏之道固未始  
有異也嗚呼悽矣是尚可與俗人言哉漁嘗過院中見二豫  
章圖可十五尺許鬱鬱然如車蓋屹立於門氣象森邃不問  
知其為古招提矧居是者多樂善好施而未瑋等又頗注意

禪教不敢墮於一偏有足嘉者故勉從其請而發吾之所感授之以文非為補郡志之闕緇素讀之必有踴然而興起者具官縣人宋濂記

毗盧寶藏閣碑

烏傷之墟有山鬱盤名伏龍山山鎮有寺號為龍壽宋治平中又更聖壽寺廢已久莽為荆榛元泰定末有大道師千巖長公飛錫而來從者如雲一彈指頃幻成樓閣導師示寂後十貳載北丘如海來補其處四象悅服如公在時十貳時中常作思惟金口所宣十二分教受時之者發明自性此烏可闕乃與勤舊良杞是圖西往姑蘇扣諸檀度所施白金數將十鑑奉以為贄於福嚴院請致毗盧大藏尊經滿六百軌稠載而歸鄉之善士至四三千奔走往迎爰自山麓以達殿堂約二里所來道耦立各各合掌次第受經而傳遞之縱橫錯綜無弗及者琅函既登頭面接足禮佛而退海之與杞又復思

惟有經無閣與無經同何以自表啓人敬心孜孜持曆徧走  
民間欲聚鉢黍以成丘陵把弟德隣素樂真回尽心化導惟  
日不足又有僧脩宣勞其間歷七年久始見功緒乃撤舊堂  
載築載營均齊合度無有傾侈於是命工伐木於林琢石于  
山造陶於原鍛鐵于冶總總林林不戒而趨而其梓人曰陳  
新氏亦絕葷肉率泣役

國朝洪武龍集丁巳陽月斯屆其日乙卯始奠梁楹閱六十  
旬乃訖厥功閣敞五間高七尋周以明軒觚稜騫飛蚩尾衝  
霄猶如化宮影落天半中像大悲具千手眼左右千佛飾以  
黃金種種莊嚴華侈勝持東西相嚮列以長龕攢布度格妥  
至諸都索但覽藏毗奈邪藏阿毗曇藏其爲功德微妙難思  
邦定因果窮究性相垂範四儀嚴制三業研真顯正覈爲摧  
邪無所不具無所不感有信礼者如聞世雄出大音聲天風  
海潮震盪空際一歷耳根萬劫不磨重閣之下仍設高座演

說妙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遐邇之人來游來瞻舉手加額  
歎未曾有海復來謁請述記文用告來者是續是葺永久不  
壞我聞法藏總為五千四十八卷以別計之凡六百億三萬  
一千八百八十八字之多於一字中各有點畫於點畫中各  
備形聲是名為字積字至於三百四百或千萬言是名為經  
積經以至恒河沙數無有窮極悉會于一是名為心譬之於  
佛自一至十自十至百自百至千千佛千身於一身中各具  
手眼是名為佛一有不具於相則乖大慈悲父以一佛身用  
表千身示現神變出千千眼偵到捧執靡不如意是名大慈  
大悲之道是名法藏或微或顯不越一心心外無法法外無  
物千佛各具不見其少大悲通具不見其多此何以故清淨  
海中微塵刹土佛身充滿無有限域天地日月河山草木飛  
走游泳洪纖高下有情無情或出或沒在佛身中舉無外者  
雖其手眼至那由他及無算數亦不見余况止一千由此而

觀手眼同徧於虛空界不見一隻亦猶契經充塞宇宙不觀  
一字無體之體無文之文終日呈露徧照十方歛藏于密初  
無一髮苟以凡情妄加度量如刀割水非狂則愚金華居士  
逢此勝緣驩喜踊躍記閣成事意有未盡復說謁曰

我聞善慧師善巧度迷情建立大機輪中含三乘教運行纒  
一周功與持誦齊後代踵遐軌嚴飾日益勝黃金暨丹砂栴  
檀衆香等合成大寶藏湧現瀛海中大龍負之出天魔鬼神  
衆手持刀劍具護法禦不祥苟一撼動之循環不復停光色  
聲香類一一相奮軋如談若空義聞者得殊利誠以寶輪轉  
衆法與之俱法轉心亦轉頓悟在刹那此以何因緣乃獨尊  
閣之膠執於一隅森列衆星比如如屹不動曷以發群機其  
於立法初寧不稍乖戾當知一切法本來常寂靜靜為動所  
基非靜動奚寄動靜二俱泯始不為境轉來升斯閣者日見  
衆寶函周遭逐心旋不翅風雨疾回視他轉輪昭昭涵萬象



清淨若止水毫髮不動搖方知非動靜不受有相攝若人以相求執燈入寶山竭力若窮探得一而遺十紅日行中天衆寶皆現前一覽心目了無有隱遁者此豈有竒因不為相縛故我今稽首礼作此法藏偈千佛為證明同歸大悲海

金剛般若經新解序

金剛般若經世尊第四時所說中更六繹互有不同唯童壽本詳畧適中甚得義趣名僧達賢笺之者亡慮千餘家唯天親無着二論師探索微隱不失說經本意無著以一十八住為義天親以二十七疑為宗發明理觀事行之詳破一切執斷一切疑至於智境相即能兩俱妙三觀之圓融三諦之冥泯即一而三即三而一蓋有不可思議者矣其經之至中夏殆將千年或顯或晦各繫其時若論遭逢之盛則未有如今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欲使感發自新一歸至化嘗

以 三界大師行深願重其利濟群生爲甚急演說言教雖  
多而金剛經專言住修降伏而與心經楞伽二經大旨略同  
其舉揚心學最切乃 詔天界禪師季潭泐公會江南禪教  
有學諸師參用古註而定其說於是季潭與演福法師大璞  
玘公同加箋釋且懼二論師文旨玄奧學者未能卒曉因據  
貳十七疑而革蕭統分第之陋仍推問答深意而究脉絡之  
貫通務令明白簡切而免纏繞支離之患既成諸師重加校  
訂始入奏於 華蓋殿

皇上覽而可之 勅同新箋二經缺梓流通季潭貽書俾瀛  
序其事瀛以昏耄爲辭雙林住持南翁凱公復來請之甚力  
乃爲言曰 西方聖人以一大事目緣出現於世無非覺悟  
群迷出離苦輪 中國聖人受 天眷命爲億兆生民

主無非化民成俗而躋於仁壽之域前聖後聖其揆一也金  
剛經凡五千八百二十四言揭之篇端後長老須菩提以至

菩薩但應如所教住不過三百九十六耳三問三答之間其  
大體咸具已無餘蘊矣而乃躡前語跡斷後疑情展轉滋多  
直至二十有七方止其諄諄善誘欲塔人信解者為何如哉  
皇上自臨御以來宵衣旰食勵精圖治禮樂刑政粲然備舉  
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既無所不  
用其極今又彰明內典以資化導唯恐一夫不獲其所其

設心措慮實與諸佛同一慈憫有情所謂仁之至義之盡者  
也於戲盛哉瀛幼齡時輒讀金剛感應傳見其所紀神異事  
甚衆然皆持誦精誠之所格持誦猶爾况通其義趣者乎又  
况達性相二空而歸於一實境界者乎殊盛之利誠未易窺  
測也誦是經者宜思 皇上之太德孳孳焉以進道為  
念斯可也不然則天龍鬼神實鑒臨之可不畏哉洪武十一  
年六月辛丑朔前某官金華宋瀛謹序

佛心普濟禪師緣公塔銘

有序

我佛如來演說三乘十分三教蓋欲利益有情絕類離倫直  
躋覺路固涉不思議妙境至有挿一莖茅設一淨食亦踰為  
佛事者夫事有大小而心無大小一念之起即徧二千三千  
融攝終歸實際又烏可以形跡論哉予於佛心普濟禪師之  
事不能忘言焉師諱自緣其號曰會堂俗姓陳氏台之臨海  
人父某以書詩為業人稱為石泉處士母某氏感竒夢而生  
師氣骨不凡翛然有出塵之趣每入招提見像變梵夾必互  
跪合爪作皈依狀處士君見之謂其毋曰是子如青蓮花水  
不能沾豈俗能淹邪乃命從四明白雲寺觀公為弟子觀公  
愛其容止脩雅言辭溫簡出內典授之讀年十七雜髮受具  
是戒趺坐一室日以縛禪為事已而還台謁同郡天寧日溪  
涑公涑公一見輒加獎予使居右右為執侍尋陞掌鑰涑遷  
住抗之淨慈師從其行淨慈居五山之列踰大叢林四方龍  
象咸來棲止師自是咨決心要知解且日至漸息群念期造

於無念時處士君春秋高師欲及觀省之禮已而復還台道  
經寧海日已暮悲風號林莽間師遑遑急走欲求憇泊之地  
竟不可得夜行三里所乃逢逆旅土人破屋一間不能蔽風  
雨師竟夕不寐明發指天自誓曰所不能建庵廬以延旦過  
者有如日闌闌中有妙相古寺兩廡蕭然不留一物師往還  
視喜曰是足以遂吾志矣白於主僧明公假其西偏糞除廡  
歲具床几設衾褥下至庖厨溷溥之屬罔不整潔吳楚閩浙  
之士肩摩袂接而至或一宿焉或信宿焉或挾旬焉皆歛其  
食飲而去其費皆出師之經畫明公及其同袍印公義師之  
為亦傾助不倦先是縣東有桃源橋跨廣度河上故有圓通  
閣歲久將壓縣人李斯民撤而新之邀致師為主師遂迂至  
其處遇過客如初師猶以為未足儉衣削食建華嚴宝閣月  
集善士閱華嚴經橋之南復築彌陀閣像淨王十六觀相覽  
者覩相與行塔發極樂正因閣道行空朱甍耀日儼然如化

人天宮矣事聞于朝授師金襴法衣及錫今號仍丹報息寺  
額以寵異之師既受命復自念曰上之恩侈矣願塵居雜選  
塵氛襲人無以稱清淨宏偉之觀爰擇地縣北五里而近大  
橋之陽林樾蒼潤蔚為神靈之壤新建報恩禪院一區晨夕  
帥其徒以祝釐報上為務由是兩地之間鐘魚互答有若西  
東家焉元季政亂海上兵動烽火漲天三閣與寺皆鞠為茂  
草之場師盡然傷心又以興復為已任持鉢行化聚落中隨  
其地建華嚴傳經之會演說因果屠沽為之易業於是施者  
四集師仍於桃源夾河兩提悉斲以石建傑閣三楹間命工  
臻佛菩薩天神諸像畢工未久而師厭世矣師一旦早作無  
疾如平時索浴更衣屬諸弟子以見性為急且曰吾明日將  
逝至期呼筆書偈怡然委順時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日世  
壽五十九僧臘四十二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荼毗得舍利無  
筭其上首祖溢智榮正珪等以其年六月二十一日奉遺殖

樹塔於寺界相之西北偏祖溢以鄉先生夏克復所序行業  
介予學子方孝孺未徵銘予聞華嚴有四種法界其三曰理  
事無礙所謂理事無礙者在有而不廢無雖動而不離靜譬  
如水與波焉真空不礙幻有即水以辨波幻有不礙真空即  
波以明水緣生假有二相變存者也師今熾然建立雖隨事  
為而能無所染着竟全於真理其有得華嚴者歟銘以昭之  
以示後之人銘曰

臨海有上士夙依如來智自著福田衣晝夜為佛事憫諸求  
法者經行山澤中悵悵無所依乃就古伽藍汛掃得清淨床  
第及衾枕以至觸器等無不皆現前來者一如歸了不生怖  
畏非惟身安穩飢虛獲充實雜華與淨土最是方便門建閣  
造經像俾人生敬信更闡大伽藍普施無量法入者輒攝受  
共趨涅槃城豈知劫火起尽化為煨燼中心鐵石堅誓圖興  
復計未能暢本懷竟歸宗滅海四衆悉悲慟大法無繫故奉

此設利羅樹塔安置之龍鬼當訶護時現大神通有如住世時不示生滅相生滅二皆空是名三昧力

爭慈山報恩光孝禪寺住持仁公塔銘

佛滅度後波羅奈王收佛舍利用七寶造塔為作銘記名曰達舍婆陵迦有塔之有銘尚矣後世學佛者道尊行崇其殞也目刻石以表其藏自大法入中國晉宋以來嘗間一見焉碑版焜煌始盛於唐宋之際及今爭慈禪師之示滅既塋舍利靈骨於金華北山隨世變遷理則然也山之麓其上首弟子件繫得悟出世之因未徵塔上之文其義實應古法瀛不敢辭師諱普仁字德隱族趙氏嬖之蘭溪人文端毋楊淑貞皆名宦家師生有出塵之思年十歲住依金華寶石演法院月公月公踰秋潭嘗主閩之囊山於人慎許與獨以遠大期師俾習讀東魯西竺諸書師性爽朗即能領解義趣十四祝髮受具足戒二十有慨然求道之志危坐達旦期息妄緣時



鄰院智者住山了然義公以大辨之子慧朗之孫丕振臨濟之宗師往造焉入室問答機鋒迺相奮觸電掣霆奔義公命為侍香火之出游閩浙江湘九名刹所在必求諸尊宿以證其所悟無不改容禮之東陽輝公方主湖之道場豔師之能文請掌外記自是聲稱籍籍起叢林間武林雙徑江南諸寺之最主僧南楚說公召師分座說法及說公遷化古鼎銘公來補其處益推敬師且謂相見之晚師猶不敢自足聞月江印公在育王雲外岫公居天童亟走四明見之相與辨詰無虛日微以宗門機緣大而沙界小而毫芒無不收攝已而還派水西相羊於名山水間達人勝士日游衍而激正法旁及於辭章者唯覺隱誠公笑隱訢公為最密風簷月牖語蟬連不能休至忘寢食元至正乙丑始遷寶石山中乙未徙部使者之請出世金華西峯淨土禪寺辦香酬恩實歸於義公蓋表其所自得也時天下大亂師知事不可為鳴鼓而退戊戌冬

大明皇帝親帥六師取婺州己亥春幸智者禪寺見其山川深秀而法席上虛特

詔師主之一坐十五夏唱道之外小大室宇咸爲補葺一新別築燕居於寺之西麓曰潛庵將有終焉之志吳元年丁未處之連雲持公府檄起師主持不听洪武戊申詔之南華不遠三千里致州侯之命未聘亦不從杭之中竺其請如南華又加勤焉師惠然欲往郡守鍾某意惜其行從容問師曰佛法有重輕邪曰否曰佛法旣無重輕師位寧有崇卑邪師一咲而止淨慈居五山之一非耆學碩望莫堪尸之甲寅之秋使者自武林九三至師乃起而應之開法筵之日黑白環听者千人各挹深飲醲嘆咏而去師尤以興壞起廢爲急時有化主安淨者頗有人緣施者麇至師以禮延致之方將大見設施乙卯春秘書事起有誣智者寺僧購名尺以歸者事下刑曹刑曹以師舊主智者當知其是非逮而質焉事將白師

忽示微疾於京師寓舍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雖當溽暑容色不變其徒用茶毗法從事收骨還葬其年某月日也僧鵬五十世壽六十有四師風措孤峭不樂與非類狎逢學行之士輒敬之如賓師縱無儋石儲亦必久留不厭故薦紳服其偉度樂與過從如王御史叔善故教授仲申二公名德重當世尤與師為金石交善談論終日不倦玉實珠聯纒纒絕可聽尤能汲引後進隨資誘掖克底于成有三會語若干卷山居詩一百首傳于世其嗣法上首智者志文景德原昭云云所度弟子懋建云云云濂竊惟大辨之道門庭森嚴氣局苞欽故出其輪下者多內衷誠慤而直趨最上菩提初不假葩澤銜鬻於外如義公者亦其人也師既因之得法見其真實可信不疑於是出世度人聲聞流布無間北南雖以百越之遠亦願一臨其地師之為人所企慕者從可知矣晚涖南

屏道價益重巋然如魯之靈光奈何緣業僅止於斯而師無  
意於人世矣惜哉瀛與師交者頗久歸為序其盡靈語以傳  
後書其事俾鑄諸塔其不可知者不敢妄意而勦入之也銘  
曰

大辨之門總攝群機棒喝交施颺旋雲飛誰為之孫乃克肖  
似奮迅直前是真獅子大方巖巖高風莫攀一彈指間衝破  
命關掌記集雲分席雙徑出世西峯大施政令繼遷靈源芳  
泉可斟灑以楊枝晉潤焦枯聲光四達爭相挽致百越之區  
亦未交疏南屏崔崔名列五山龍鬼護經非賢孰干四衆驩  
呼迎師往往旛華塞塗觀者如蝟擊大法鼓出大音聲百蟄  
方冥一雷盡驚我法將隆我緣已滅生滅何心紅爐飛雪寶  
幢之仆聞者心推翠竹黃花亦若始衰實際如如衰則何有  
仰瞻中天白月在斗

故樓母吳氏墓銘

子既銘先友樓釐君之墓樓君妻吳氏復卒其子仁與恕泣而請曰先母極孝于姑姑年耄氣逾弱左右手不能用先母夙興持櫛具以往請姑坐榻上親理髮施膏沐訖鞠躬揖而退旦旦如之雖遇寒之折膠暑之流金不廢復聞宗老言爾母之賢也胡可及也蘋蘩之薦無不蠲潔閭內之政無不雍順輿臺媪御之賤未嘗聞叱咤之聲相爾父治家不卹勞勩時粥環釧以佐饗賓之費彼知飾珠玉侈衾衣以相夸詡其視婦道為何事世非無女婦也如爾母者幾何人仁等日夜腐心恐斯言聞者鮮也蓋君登之於文乎敢以墓上銘為請子曰吾母陳淑人其賢與爾母正類常思樹表墓道而一時故老凋喪竟無從求文爾之情為可矜實與子同也因不敢以荒陋為辭嗚呼爾母固賢矣使爾兄弟自言終涉乎愛私今則出於宗老之口其有不誠者邪嗚呼爾母始得陰之正德而無幽吝之氣者邪金之精者聲必宏以爾母之賢又何

患不遠聞邪吳氏諱正字德貞義烏人吳樓世通昏媾父四  
母穎吳氏年二十一來歸享壽七十又九以洪武丁巳十貳  
月二十五日卒其月二十九日合祔夫墓在縣之鄉西  
山之原三子仁恕愿仁恕皆從子受經良儒也一女適將仕  
郎鄱陽縣主簿方良玉孫一椿女二適吳榮丁宗元云銘曰  
女位乎陰孰乘乎陽婦德惟柔孰亢乎剛苟不失厥常乃家  
之慶叶西山之岡是為賢母之藏後千百年慎毋變更

國史研銘

瀛為國史遂以官名硯勒銘于陰誕敷

帝制宣人文赤光如虹燭輒坤後千百載傳愈新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八

芝園集卷第八

李徵君像贊

嗜義親賢以道自娛懿哉若人君子之儒

詹士龍小傳

詹士龍字雲卿光之固始人父某宋開慶中都統勇勝軍守鄂以偏師巡渠巴諸州與元兵戰南平身嬰九創被執發憤不食卒元兵破鄂降其軍士龍生三歲同母胡氏北遷董忠獻公文炳以其父忠也鞠為子文炳長子名士選故命其為士龍飲食衣服一視諸子外人不能辨諸兄忌之罵曰虜子見幸乃同我輩耶士龍不知其故泣訴文炳文炳曰爾真吾子飛語慎毋聽也士龍哀祈益切文炳頗漏言士龍晝夜流涕欲復詹為姓受文炳外翼恩深未敢言一日獵澤沱河遂陳前志文炳戲曰爾投石水中石浮吾當爾從也左右皆笑士龍仰天祝曰天若不絕詹氏石當浮因投石水中石盤旋



急流中若沉浮者數四文炳以手拍鞍曰詹都統之靈其不死乎即令士龍復詹姓文炳薨為服齊衰三年歲時祭祀必先設神主率家人奠之士龍後用文炳弟文忠薦為高郵興化尹士龍脩築捍海堰三百里數郡利之初發地獲范希文石記曰遇詹再修事蓋前定云轉兩淮都轉運監使司判官改淮安路總管府推官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姦臣柄國霍燄方熾士龍上章劾之未幾事果敗士龍退隱興化葺草堂德勝湖上君將終身朝廷念其老成以廣西庶訪僉事起之居二年薨鬱不樂乃移疾而歸年五十八卒子澍岳州華容尹文炳妻以從女實因前好云

史官曰精誠之格將何所不至上致日星之應下召物產之祥古則有矣今觀士龍投石之事其惡可不信哉或者致疑天人之間視之若茫然不通過過矣子綫脩元史時有司不以聞失於紀載因徇其孫婿余文昇之請刪其墓志為小傳

一通以傳

復古軒記

臨川饒君孟持其五世祖某府君嘗嗜琴琴有復古玉髓二張其材孔良蛇腹斷而金沙明試一鼓之獨鶴夢回而滿山風露也寒泉漱巖而山鬼夜聽也可謂清且古矣府君雖歿歷世寶秘不翅孔氏之遺履時出玩之思府君之不可見慨然高山仰止之情元季兵燹方張白晝為人持去煙海茫茫竟不知墜於何所如是者有年一旦外孫樂安夏氏忽購得焉舉以奉孟持孟持反覆拂拭不覺悲喜交集玉髓頽殘闕唯復古嶽沼暉軫咸具孟持取水精絃被之方布瓜指其初則嗚嗚然已而復洋洋然亦似傷其流落而慶其復還也孟持剖羊豕列豆籩燕饗三族合芳木為積尊閣堂中遂以復古題其榜云春秋之義大復古其謂復古者所繫甚大非一器物之謂也雖然有人於此闔廬為人所攘已而還之可以

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疆畝效於強暴取而歸之  
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庖廩栝棧之屬為貪  
者所竊四力追而有之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  
也然則何謂而可斯二琴者相傳或為雷威所斲由唐涉宋  
歷五六百年之久所獲非一人所閱非一家始為府君之所  
有府君之後又奪於他姓今復歸之孟持正如宝玉大弓之  
再得不謂之復古也謂之何哉不可以一器物之微而遽少  
之也然而予又有說焉古之人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今則  
飽食以嬉我當復之古之人入孝出弟如用菽粟布帛斯須  
不可離今或有凌犯之者我當復之古之人事君如事天一  
動二靜儼如有赤其臨今則解有致其身者我當復之夫然  
故復古之功大矣二琴云乎哉孟持勉旃可也

東軒集序

東軒集者天台方君明敏之所作也明敏仕於元嘗參知政

事於江制行中書襟韻蕭灑而氣岸偉如發於聲詩往往出人意表其弟明則繕鈔成帙同子學子桂慎請子評之予曰古詩俊逸超群如王子晉鶴背吹笙隨風抑揚聲在雲外律詩清麗婉切譬猶長安少年飲酒百華場中鶯歌蝶拍春風煦然撲人終日傳盃而醉色不起詩人之趣至是亦可謂之不凡矣明則曰請為之序以傳何如余曰寶劍蘊於豐城而紫氣上浮於天猗蘭生於幽谷而秋馨播于九衢詩佳矣不必藉序以傳也曰此固然矣願卒一言之曰詩之古者莫三百篇若也篇首各有小序所以序作者之意而非後世通為之序也漢魏以降作者鮮自白其意讀之者不能知乃私自臆度此為某事而發此為某時而嘆使若人不死即而叩之恐其未必爾也故子嘗有言作詩必自序非他人之可與聞此言似不可忽也曰固哉吾子之為詩也可以序可以無序序之將何傷焉余無以辭因取所評者書之於首簡云明敏於

書無所不讀最善談名理與人交煦煦有恩意君子賢之其所長者不特能詩而已也

貞白堂記

臨川許君仲孚闢貞白堂一所與環翠亭相映接蓋為讀書地也間來徵予記余聞仲孚清脩而嗜學堂下種梅花數樹當霜雪嚴迥之際衆芳搖落而是花獨翹然散而為春研冰玉其葩一塵不緇仲孚嘆曰其所謂貞白者非子也耶乃約二三勝友日吟哦其下超然神遊如升天際恍不知貞白之在已耶抑果梅之有貞白耶客有歌之者曰游氣冉冉兮將汗人曠獨處兮誰與鄰姑射仙人兮玉為神驂青鸞兮服素裾望之不見兮隔河津青鳥不徠兮會無因仲孚送而賡之曰天風脩脩兮生翠寒白月流光照松壇美人徠兮佩珊瑚殷勤遺我青琅玕我將搆之奉晨餐歌已二人相視而咲子家芙蓉山之陽懸崖萬丈蒼官青士日駢立乎其間方滴露

研朱入朝真洞點易聞仲孚之事不覺矍然而嘆曰我等其  
有激而然耶雖然物我之立皆成於相形而泯於相忘非貞  
則無有偏也非汙則無有白也予嘗觀心皦如明鏡中懸萬  
象自見求其貞白且不可得况假物之云哉况乎天地中萬  
彙芸芸自形自色杳不知其故雖造物者隨氣運行色色形  
形亦若不知其故是果孰為之樞紐乎問諸兩間兩間不言  
叩之百物百物不言質諸神扃則曰是在我矣斯貞白之義  
已仲孚曰子玄言也不知者謂涉於虛無恍惚殆非也請記  
諸壁何如於是乎書

李太白像贊

元行臺治書侍御史亦憐真班所藏李太白像係秘閣傳本  
吾友危君太樸嘗為之贊自後流落於金陵駱氏酒家洪武  
己酉秋郡士王宗溥購獲之尋以摹本見貺因造贊曰  
長庚降精下為列僊陵厲日月呼噏風烟錦衣玉顏揮毫帝

前氣吞閩豎視若烏鳶頻挫萬象隨機回旋金童未迎絳節  
翠壇下土穢濁孰堪後先輒然一笑騎鯨上天

元贈武略將軍同知臨洮府事武騎尉追封滎陽縣男  
朱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堯字子厚姓朱氏其先出于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敬則之裔敬則居亳之末城世以孝義被旌顯一門六闕相  
望而子孫尤貴富邦人慕艷有金頭公銀頭公之號兩族叙  
昭穆而塋占地百餘畝亦曰宰相林則當時簪笏蟬聯朱  
紫赤絕可知矣世遠譜廢子孫分適他州莫能究其詳府君  
銀頭公之後也五世祖某宋建炎初扈蹕南渡寓於霍丘仍  
以貨雄于時曾祖某通判淮安州祖某提點壽春府稅課司  
遂居壽春之下蔡父某咸淳末嘗舉進士未及官而宋亡入  
元以儒入仕授為無州學正毋胡氏府君幼不好弄巖然如  
老成人及長孳孳嗜學求名講師而事之知解既至不欲墮

於一曲凡天官地理卜筮醫藥之屬咸究其玄旨晚而學易  
陰陽消長之理吉凶存亡之故觀象玩辭使心與理相涵無  
少爽者終日默坐視流俗紛紛絕不與競人以為迂則笑曰  
主靜乃吾學也鄉鄰有鬪者諭以訟終凶之義釋然而去若  
不能凶喪及無食與衣者竭其力周之自奉甚儉一豆一簞  
猶不尽食事繼母張氏如親母唯恐有毫髮違其意令聲流  
聞莫不高府君之行郡國將辟起之不听部使者行縣又以  
茂材舉河南行中書遂署安豐路儒學正府君曰與其身有  
虛名孰若心無慚德辭不赴鄉子弟擔簦從之游日談道德  
仁義刮摩其故習亶亶數千言弗倦暇則鼓琴咏詩以自娛  
或時出佳山水間獻歌志返壽始五十以延祐戊午秋九月  
某日終于家以某年月日塋于縣西孤山祖塋之左娶劉氏  
子男三人曰某曰某曰復女一人適某元季府君以復貴贈  
同知臨洮府事階武畧將軍勳武騎尉爵榮陽縣男劉氏贈



衆陽縣君入我

國朝河南山東相繼降復例遷京師有薦其文學於

上者得 召見擢國子助教侍經 親王陞 燕府參軍轉

長史予時忝職禁林燕

青宮贊善日與浚游浚疑重醇慙有儒者氣相予甚重之會

子蒙 恩歸田復持燕相府錄事揚哲之狀求銘府君墓哲

序事精贍且焯然有奇氣於是粗加彙括而繫之以銘銘泉

若有源長流弗虧豈無潢汙朝滌夕除猗歟府君遠有世序

邦人豔之縣延簪組嗜書不厭幾欲成癖晚而潛心我學吾

易觀易玩辭孰出範圍參諸天人或驗事為發聞于時郡國

交辟有儒一宮可泣其職縻身下列揖拜上官豈若肥遯白

雲青山令子既顯褒贈攸互九泉冥冥燁其有輝况 今遭

逢六合重熙 龍光下被行當見之孤山鬱蒼中有玄堂太

史勒銘永固其藏

題蛺蝶圖後

右蛺蝶戲長春圖乃院人馬遠子名麟者所畫美人撲頭蝶筆勢圓勁意非李伯時不能到二畫皆絕品也舊時曾落宮掖故其間有上兄永陽郡王及楊妹子之字妹子縱能工書作畫未必能及此題者專指祐陵以為言則恐不然也

題文天祥手帖

子嘗見文山公與黃伯正手帖云贛州大姓起義旅相從者如歐陽冠侯等凡二十三家史多不載其名今莫可考矣寧都陳蒲塘父子亦二十三家之一乃因從子景茂請銘于公答書僅存而其氏名因籍以弗泯不亦幸哉觀公興言宿昔為之哽涕之言則其有感於蒲塘者深矣

題大慧禪師遺墨後

右大慧和上泉公為僧清立所作疏凡一百九十四言乃公七十一歲時書其凌厲橫逸之氣老而不衰於此猶事見其

髣髴人知仰公者唯知說法如雨如雲覺悟群迷而不知其忠義耿耿注意於家國者甚篤縱有知其忠義者而又不知其戲游翰墨循蹈矩矱亦自可傳不朽嗚呼若公之應物無方事謂如神龍變化不測者矣疏文不局於駢儷之體而特學趙州公案為言無非欲大法以昭示人人後來沈溺葩藻而於道無補者其尚以公為鑒哉清立字無欲公嘗稱其堅厲入道蓋亦佳士云

甯林處士贊

虎林處士王君年踰七十而視聽如少壯時其孫監察

御史驥從予受經者久間來請贊贊曰

素髮垂垂中心熙熙儉勤作肥家之本嚴厲為馭衆之基好施之仁久而彌篤嫉惡之氣老而不衰吹鳳簫於明月之夜飛羽觴於百花之時大布寬衣容與委蛇不知者謬稱虎林處士知之者以為瓊臺之神仙乎而

元故從仕郎興化路總管府經歷李公墓志銘有存

公諱約字審初姓李氏唐江西觀察使憲七十世孫而憲則西平忠武王之第七子也憲為袁州刺史遂家屬縣之宜春五世孫服遷分宜之白芒里七世至時舉宋忠訓郎後遷吉之廬陵縣忠訓生舟迪功郎龍南縣尉龍南生允元允元生去邪去邪生則武則武生誼元初廬陵鳳山書院主領即公之父也公有大志應進士舉不利即棄去飄然游燕都達官貴人見其儀觀秀偉舉為茂材異等署縉山縣學教諭未幾改龍泉轉太和州學正末州踞太平寨巡檢江州踞學教授廣東宣慰司辟為令史以年勞上銓曹除贛州踞總管府知事攝司獄之職廬陵毆陽某商番禺道出于贛必假館楊氏楊逋其泉父弗償毆陽與絕交楊銜之毆陽自番禺還贛值灘險覆舟楊誣其詐不輸稅于官官下毆陽于獄公庶知其實白出之楊服罪張甲有妹歸李乙為媼家兄弟甲與周丙

共牛而耕丙餽乙屋以居已而甲因他事持刃自刎死乙與丙不相能陳丙殺牛而甲不撻遂見害丙不禁榜掠自誣服公徵其牛牛存遂釋丙非辜乙抵罪富氓賴氏兄弟兄無嗣弟產二兒曰邦獻曰邦毅弟以疾卒瀕卒請於兄曰願以邦獻為兄後邦毅弱未有知幸司其業券俟長還之越數年兄亦卒邦獻欲軋沒之邦獻所繼母心為不平悉取授邦毅邦獻訟弟與母媵人私遂盜券去吏持為奇貨久不解公召其兄弟于庭泣謂之曰官政成即代去兄弟墜白相與居與其殫財而健訟曷若分財以全骨肉乎兄弟皆叩頭請自新且致二鹿加厚弊為公壽公却之兄弟請益切乃受其一轉興化路總管府經歷階從仕即其為政如贛州民寃得直者多請浮屠誦佛書徵福于公公不頌也屬縣仙游令馬某嘗用其民民不堪陳一壺謀變赫其官署馬趨匿山澤中大府檄公捕一壺仙游民聞公至皆執刃號呼共縛一壺真檻車縣

境帖帖部使者謂非公攝縣事不足寧民強起公赴之民僕  
驩曰父母未矣公至未久馬遽出視事公辭歸老父百十人  
列訴部使者願留公使者曰李公義士爾能固請必不忍棄  
汝翌日老父剪絲為旗幟銜使者命往迎公不得已從之夔  
香遙拜者前後數十里馬慚其庭中人以語侵公公正色曰  
仙游本良民汝既激之反乃嫉人撫摩之邪明當訟汝矣馬  
俯首不敢言會亢旱公徒步兩舍禱雨於龍湫或曰山高氣  
寒非挾纊弗可公不從既而大雨公遺疾趣具湯浴浴正衣  
冠而坐呼其次子屬曰今日午時吾將終還家可語同氣宜  
以忠厚存心也言未畢公所乘馬淚下如注公遂逝日薄暮  
民髣髴見公乘白馬揚青旂疾行道上騶從甚都冉冉入城  
隍祠中咸異之馬幸公死夜使人投石公家為妖怪民念之  
列挺為備馬乃止一日馬同其黨五人禱城隍神五人者拜  
起見公據神座其色毅然驚怖而出未幾皆暴卒馬亦為盜

所殺云公壽六十三至正癸巳五月十五日卒丁酉三月充  
奉樞歸鄉里某年月日墓于東向山之原娶郭氏男三人長  
徵次即充次末女二人適宜春彭琪吉水楊致道孫男四人  
誠諒謙讓諒即來速銘者孫女五人皆未行予聞天地正氣  
人藉之以生者存則為良臣歿則為明神此無他浩然不屈  
運行於冥冥之中誠能福善而禍淫也鄉先達喻公良倚為  
台之臨海丞有仁政其卒也人競夢為其社神列旌旗鳴鉦  
鼓而去自時厥後屢著靈嚮其事與公頗類人心天理焉可  
誣也法當銘銘曰

浩然之氣塞乎玄黃君子養之至大至剛生為良臣死為明  
神有光燉燉亘古弗泯猗歟李公為政孔仁滌滯洗冤以子  
遇民達雛無知公往捕之民競而趨縛致檻車執焉夢夢激  
成禍凶不以為勲覆忌於公民之戴公不翅慈父翻然遐征  
我民心苦白馬青旗驕從師師入于神祠十目所窺嫉惡剛

賜死亦不渝廟食有嚴生氣凜如銘以昭之偉哉丈夫

重興太平萬壽禪寺碑銘

洪武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皇帝御武樓下中書右丞相胡公惟庸率百官晚朝

上若曰太平府萬壽禪寺空復還浮屠氏彼道家者流當自造玄妙觀居之先是有

詔江東諸州縣各留寺觀一區以聚道釋之衆余皆罷斥寺適在所斥之數玄妙觀道士以觀基卑陋而寺之室宇尚虛擅假之以為棲止之地越十年

皇上知之故特有是詔於是緇流咸集手持香華望闕

遙拜以謝寵恩既退復相與言曰寺即吳之化城當吳之

時佛法雖至中國而大江以南則無有也赤烏中康居沙門

僧會實來祈獲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始創三寺其二即金陵

之保寧海鹽之金粟其一即今寺也在郡治西北若干步及



宋武帝築凌歊臺於黃山嘗幸寺中立為二十八子院度僧  
一千人寺益增重由唐以來尤多名僧其清泠者築舍利塔  
大戒壇清風亭李太白同季父陽冰來游為賦詩亭中有升  
公湖上秀燦然有辨才之句縣令李玄則新造銅鍾白又為  
作銘一時高風雅韻固已照映古今矣宋景德間勅改化城  
為萬壽而安撫使張安國書其門額自時厥後明悟大師萬  
新來為住持當世名士如楊次公郭功父皆與萬新游其倡  
酬之詩至今人能誦之元祐初僧文耀進聖德頌六首朝論  
嘉之奏錫紫衣師號建炎三年寺燬於金兵紹興 年郡守  
郭偉因築州城移寺於武雉營其地去郡治之東若干步重  
構之功則慈濟大師蘊文也繼蘊文而主寺事者軌道元年  
則法清併子院為二十而去其八宝祐 年則妙淨修放生  
池鑿石架梁於其上元大德元年則善才創外三門及重閣  
五楹間嚴奉一大藏教天曆二年則喜聖建大雉調御之殿

重紀至正四年則宗明鑄大鳴鍾而覆以岑樓惟茲蘭若自  
吳至今已歷一千二百有余歲名人輩出後先經營匪一朝  
夕矧又遭逢

有道之朝尊崇象教使既廢而復興吾儕敢不竭力上承  
德意寺舊以甲乙相傳子院尚存一十有八盍若合為一更  
為十分裨剎請高行僧主之言已衆僧翕然同辭走白於當  
塗縣曰百福住山海嚴智公廣慈圓悟大師曇芳忠公得法  
上首也踐履無愧古人願使居之縣言之府府上之儀曹曹  
曹達于中書得報下如所請海岩既蒞事勇於有為既葺調  
御殿重飾佛菩薩護法天王諸像又建圓悟堂九楹間改子  
院殿堂作水陸梵變修內外三門築周垣三百六十餘丈其  
用功歲月則自七年之冬以至十年之秋云海嚴以成之為  
不易也命道證妙期來徵予記予以年耄辭而天界大禪師  
泐公及虛白杲公力為之請乃作而言曰世降道微斯良益

難治頑嚚狡狂日接踵而生非西方大聖人演為果報之說  
豈易懾其非心哉椰子厚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歷伐帝王  
敬恭匪懈而

聖世為允隆蓋以此也况萬壽為一郡之首利海岩與其徒  
殫志畢慮唯恐有廢墜又援荆國王文公將山故事合諸子  
院而為一亦可謂之賢矣雖然有成有壞世間相耳毗盧樓  
閣不離世間不即世間斯得萬劫而長存者善學佛者又當  
於此求之銘曰

像法東流達于真丹赫兮焯焯如日行天大江之南河獨不  
照神師實求敷其化導精誠上通顯之益聖設利忽降有聲  
鏗然咎大伽藍如昇斯峙茲惟化城表法攸寄背孫涉劉大  
駕幸臨翠華驚旂焜耀叢林唐宋之間名緇輩出不建法幢  
為世楷則薦紳豔之投分惟勤光華所及五色成文高風雅  
韻照映今古人天所瞻如到實所

秦運方新室廬尚虛孰意鵲巢而鳩未居

皇明照燭洞見毫髮

詔下九天還其故物龍象駁奔有

嘆有吁自非

帝力奚能致斯乃鳩乃功乃萃乃積精白一心以承 休德

夷者崇之黜者飾之缺者完之仆者植之棟宇聳飛丹雘藻

麗梵率天宮來移人世有鍾鎗鎗有鼓麗麗說法于堂其聲

孔揚 聲孔揚黑白聳聳結習皆空各正性命惟

皇御曆手執金輪與佛同仁覆燠無垠太史造銘贊揚

帝德饒諸堅珉昭示無極

題張尚書具慶堂卷

世伎知父母之存為具慶至若人子能發聞于時以顯榮其  
父母父母雖歿而有不沒者存孰不為之慶幸斯亦可以謂  
之具慶君子職之而世人未必能知之也錫山張君惟中以  
碩學雄文致位大宗伯海外蠻夷無不知其姓名其弟所安

又能慎守先緒敬其兄如敬父兄宦京師數朞省候之久而後去猶依依不忍別士大夫咸指曰是兄弟也良可謂不死其親矣故入其庭升其堂者榮光休氣浮蕩於後先儼若二老人雁眉鶴髮據筵咲語此無他名不死則其身如不死矣為其嫻連為其僚友莫不慶愜于心豈獨其家之子若孫哉不然則父母雖存名氏不出於里閭聚散日逐於齊民縱曰不死與死相去蓋無幾雖日有三牲之養其為慶也隘矣惟中伯仲舊以具慶名堂近歲父母亡墓上之木已拱猶旦旦念親如存若具慶時每謂人曰我父母未嘗亡也嗚呼可謂能孝也已瀛與惟中文最密不翅異姓兄弟故探其志而疏之以附送所安序後雲

故中山處士林君墓碣銘

予來南京索文者接踵而至多以衰耄力辭一日有持隴上白雲橐相示者勉強一視之彬彬乎卿雲也英英乎嚴花龍

妍也冷乎若幽人狷士飲冰而嚼雪也予亟問之斯何人之詩也持者踞而荅曰宗之先子所賦也先子諱茂濬字顯之姓林氏世為天台望族生平酷嗜吟上自漢魏下逮唐宋諸家無不漱其芳腴挹其真醇積而後發發必竭盡其興趣雖雕胃琢腎弗頽也嘗構一室深廣尋丈內外以墜塗之白色晃眩若積雪初霽月光穿漏雖赤日如火涼氣亦脩脩然生先子登坐其中而吟事益暢遇嘉明至焚香啜茗談古今事上下三千年玉貫珠聯絕纒纒可聽或取雅琴鼓一再行起步白雲縹緲間遠近望之以為神仙中人晚年頗嗜金丹之學取周易參同契與二三友講之嘆曰一氣孔神無為之根水火交搆載其營魂浮游規中存之又存粗穢既澄游神九門奈之何捐棄之邪乃調息致修取心一物一道一之說自呼為三一子通玄之士多奇之集賢院聞其操行清絕不樂仕進因其所居中山以中山處士號之先子弗欲也吳元

年丁未九月二十八日夜漏下三刻大兵下台城先子亟出  
沒于河年六十又三洪武八年乙卯某月日塋于臨海縣興  
國鄉慶善里龜溪之原惟先子素行敦飭親仁善鄰具有息  
意而所謂白雲橐者尤為時所傳誦墓門有石不肖願圖文  
鐫之微顯闡幽在先生一揮翰間耳敢再拜以請嗚呼予為  
文所累幾欲燔毀筆硯若而翁者其事有可書如此又安能  
靳一辭耶遂序其事而繫之以銘處士曾祖某祖某父某母  
某氏先配杜氏生珙繼室章氏生宗即未速銘者以學行舉  
于朝授南陽府同知鄧州事遷太原府通判文二杜元昭金  
仲德其壻云銘曰

不豔于榮不徇于聲一以詩名弭其人麓發其天倪龍虎功  
齊寄情五絃羽衣踰蹊望之若仙尸解于河其幻則那壽何  
少多邈哉紫虛有鶴未歸千載之思

聲外鐳師字說

量鎗上士以聲外為字請予為之說夫鎗鍾之聲也聲果在  
外乎曰外也鍾雖在內其扣擊之也其音遠揚或一里所焉  
或四三焉或十焉鎗錮震撼如雷霆發於太空果在外非內  
也然而人必有形而影始隨之天必行雲而雨始從之銅必  
成鍾而聲始應之不然則搏泥肖鍾叩之則統然寂無遐聲  
削木為鍾撞之魄然縱有聲不踰於戶闕矣如是謂之內可  
也非外也此猶涉於偏也由體以達其用內而外也從末以  
推其本外而內也此猶局於器也一沙之內法界具焉內乎  
內而非外也虛空無尽何有限封外乎外而非內也此猶未  
能忘乎境也我無內孰能求吾之外我無外孰能求吾之內  
此非內非外也非外非內則內外混融矣雖然聲無內外也  
心有內外也心生而內外生心滅而內外滅即大雄氏所謂  
知一切法即心自性者也心實即有心虛即無慎勿為內外  
所惑也余嘗宴坐般若場中深入禪定有鉦鐘朝夕出大音



聲我未嘗聞之也此無他所聞既窅能聞亦泯能所又絕非  
聞聞而聞聞自見矣於斯時也求聲之在內者尚不可得况  
聲外者乎上士以聲外字為蓋欲離夫聲塵而超出其間也  
非謂鐘之聲有內外也然有外則有內既曰聲外而未忘乎  
內是逃影而行日中也予惧其泥夫迹也因辨聲之有內外  
者以貽之上士四明人蒲庵翁入室弟子也禪宗教典皆潛  
心探頤而尤精詩文叢林中咸敬祝之蒲庵寓居京師護龍  
河上上士凡三次來省士大夫高其行義雲

故瀟峯先生府君墓志銘

大江之西南昌名郡有瀟峯先生其學以聖賢為宗其文以  
理氣為主其行以忠信為本其接人以明體適用為教其生  
也人尊之師之其歿也人又哀之慕之歿後二十一年而門  
人弟子與其孤翰林脩撰善圖其不朽者甚悉乃集群行成  
書而以銘文屬筆於瀟瀟竊聞先生多著書大抵研精易禮

之學而及於邵子先天橫渠正蒙諸書共若干萬言先生之言曰先天之學心學也其圖皆從中起其前無古而後無今大之為天地小之為民物顯之為禮樂幽之為鬼神遠之為闡闢之初終迄之為瞬息之起止莫不具焉邵子以命世人豪乃探是圖著為皇極經世書性命物理之說重明於世學者往往厭其難棄而弗講子於是有所經世書說張子正蒙書實與太極圖通書西銘並傳而未有為之註釋者余於是有所正蒙書說禮經殘缺已久朱子雖定為儀禮經傳而其輯錄多出於門人勉齋黃氏與信齋楊氏其中予奪多有未定余於是有所禮說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伊洛大儒雖嘗論著而其義皆愈索而愈無窮子於是有所易說吾道不行於時而其見於言者不過如此而已嗚呼觀先生之言則其心之所存者從可知矣濂雖不文敢不大書揭於墓道以為後進之觀云按狀先生諱隱老字子方姓朱氏南昌之豐城人曾祖某祖三

德父應岳母楊氏先生自幼輒勸書須臾不少怠母若兄頗  
以為迂靳膏油不多給秋宵月朗每挾冊映讀之冬則拾枯  
薪及藝松明以繼欣然若忘其憂時江村姚公某沫齋洪公  
某冽泉趙公某皆宋之遺老淹通六藝之故而桂莊涂公應  
雷又遠承考亭朱子遺緒先生咸執經叩請莫不交與之且  
曰朱生令器也他日所成當無讓古人負笈而歸兄以先生  
不事生產作業力求折爨先生不得已悉以美田與之自取  
不毛者由是家寔貧或憐之勸其俯就科目庶得祿為親養  
一踐場屋不中益潛心於聖賢之秘窮索於經驗諸身心唯  
恐有不合者久之心與理涵瞭然如辨黑白遂倡鳴道學於  
荷山之陽四方學子悉從之遊先生顏貌嚴毅若不可親近  
設有疑問如撞巨鐘小大隨應無虛發者初先生伯父曰應  
五曰應祥曰應焱與其父皆足以師表州里龐眉白髮大布  
寬衣金舂玉撞填鳴箒協使人望之而時竄之意消至是先

生又能繼承之不墜士論多之至正壬辰春三月江淮兵動  
鄉之惡少年為變殺戮到鷄犬毫倪皆竄匿先生猶操觚正  
冠衣而坐後容語鈔掠者曰貲財任取之書籍非尔所好也  
及其再至四三至先生復曰吾家已罄矣爾幸他之盜素聞  
其名咲而去無敢縱火者西東鄰數十家皆籍是獲完先生  
遭時多艰召族姍子弟戒之曰吾宗素以清白相傳寧寒餓  
而死不可為不義而生終無敢犯教者不幸以至正丁酉十  
二月八日卒家未歿語善曰吾著書多未脫葉芟繁補闕之  
責盡在於汝吾以數推明年江西當大變汝當謹避以免唯  
吾今無所苦精神如常時但覺氣息漸微爾已而遂亡戊戌  
夏四月偽漢陳友諒陷南昌果如先生言後七年癸卯十二  
月初一日始塋於瀉峯之下娶涂李二氏男一人即善克紹  
其家學者也女二人歸縣人虞淵鄒誼孫二人象環逢掖象  
環通五經大義年十九前卒孫女一人適羅壽亦里之良族

曾孫一人興祖曾孫女二人尚幼濼聞君之立必在乎遠且  
大者干祿以行志其澤可被於當時著書以明理其功實垂  
於後世孰短孰長人必有辨之者雖然人心漓矣士習陋矣  
翻經取題而媒仕進者有矣求髣髴如先生者尚可得耶銘  
以昭之亦發濼之深慨云爾銘曰

古之聖哲何為作經庸人天明使反諸誠世衰道微耽厭口  
耳奉英據華以經為戲績紛外馳奚補身心宝用瓦礫棄其  
南金考亭奮興上繼伊洛完經翼傳日星照灼豐城之墟天  
產碩儒豔其流光漱其芳腴堂虛露涼膏油莫續挾冊于庭  
借月為燭優之柔之茫然遐思饜之飫之如啖甘肥内存于  
心外著於目明命有赫吾敢不肅出而倡道荷山之陽有聲  
泱泱達于四方執經之徒雲合川赴若飲衢尊充足而去俗  
易風移悖我民彝天不憖遺孰不涕洟玄堂沉沉受厭靈爽  
尚昇後人胡福是享

求思堂記

求之為言長也所謂求思者長思而不忘也長思而不忘者為誰福清林榮得仁也得仁十歲喪父洎長以縣諸生貢上太學選入禁庭為承勅即謙慎而齊飭聲譽出薦紳間會瀛朝京師乃來請曰榮也念父不見或食焉或羹焉或寢且息焉恒懸懸有思思之不得則升高遠望草木之敷腴山川之鬱紆萬物欣欣有自得意輒泫然流涕曰光景日新吾父獨何之乎將乘海鶴遠遊三山乎抑精神流衍於氣化中宜茫而莫之覩乎何為使我心憂而弗釋也如此者久之因以永思題諸堂楣以志無窮之悲先生願為記之瀛曰不然也子之父固亡子幸有母夫人存承候顏色問衣煖寒而進退之弄離其側以悅之依依嫪戀如羊之跪乳鳥之反哺其樂將無涯視五鼎萬鍾君不能過之子何乃自苦日慘然以悲父固當思也思或鬱陶成疾獨不計貽母之憂乎得仁曰堪輿

之間當其青年父母俱存者何限雖閭閻小夫亦知割鮮具醪醴稱曰具慶榮始二十又七獨與母居如之何勿思吾父生我之劬勞欲報之德所謂昊天罔極者也一乘馭則思為其執鞭一就寢則思為其扇枕一有疾則思為其嘗藥今皆不可得已觸目之間無非可感如之何勿思瀛曰不然也人心若不知是得隴且望蜀瀛也父母皆歿久矣其分當求思乎雖曰偏侍不獨愈於瀛乎為子謀者當思盡孝以養母致思貴富以顯父使人稱之曰某氏之子斯為求思也已得仁曰非此之謂也盡孝養母榮豈不知之矣侯先生之言若曰致思於富貴富累於千金貴為三事大夫縱可以慰母心而吾父不知享焉終有不愜吾情者事不得其全故也如之何勿思瀛曰子之言美矣善矣而又有一說願為子陳之夫為孝子者不當為無益之思而思不死其親可也其謂不死者何子於事君之際則必自思曰此當罄厥忠不可溺於邪候

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泣官之時則必自思曰此當廉且勤不可習於貪怠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鞠獄之頃則必自思曰此當欽且恤不可務於苛刻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交友之中則必自思曰此當主於信不可待以浮偽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出言之間則必自思曰此當合於正不可流於詖遁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觸類而長之如此可思者甚衆雖更僕不能盡也子能力行之方可盡末思之道也於子何如榮復泫然流涕曰斯言也榮未之前聞也敢不夙夜祇奉濂既退嘉得仁之能孝也因次第問答之語記諸堂壁云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九

芝園集卷第九

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時則有若  
青田劉君基屨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雙溪買  
舟沂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縮青絲  
繩立於江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之劉君亟運入舟中葉  
章二君競來譙詈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黟川丈夫覺之  
乃止濂疑之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君  
曰此睦之桐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噪爲  
驩共酌酒而別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君出守南  
昌歿于王事後五年章君爲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  
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老于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二  
年濂亦乞骸骨還山白髮垂領頽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  
京師忽方舟之子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隧道之

銘則知方舟之死已歷一十二年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  
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癩因語膺以舊事爲之悽惻者  
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家自幼有俠氣好馳馬試  
劍兼善攻毬鞠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  
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操觚爲文輒爛然  
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蟬出入于故紙中何有終期哉  
人生貴適意曷習古歌詩以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  
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  
魯滕元秀世稱爲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咏之鉢肝劇賢  
期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  
也方舟猶以爲未足出遊江漢淮浙間與明士相摩切而詩  
道益昌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尉薦之方  
舟曰吾詩人爾其可縻以章紱耶竟避築室江臯曰苦吟於  
雲烟出歿間脩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獨

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  
季兵亂益誦閉不出易為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瑤  
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於家云方舟平  
居喜怒不形于色無急步無疾呼周測涯際性尚風義宛陵  
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  
則擇地藏之久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還家至正丙午正  
月九日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其年某月日塋于某縣霞川  
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志也方  
舟高祖某宋四川制置使曾祖某某路提舉常平公事祖某  
始自淳安遷桐廬今為桐廬人父子奇元中順大夫平江路  
總管府治中致仕妣皇甫氏妻張氏有婦道前二十九年卒  
子三人長曰行蚤世次曰鼎次即膺以文學受薦授淮安桃  
源丞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某曰某云孫女二人未  
行瀛謂君子出處固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

也街方舟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會有故而止方舟獲終老於山林亦起偶然之故哉予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疇昔靈然傷情乃歷序其故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日星月靈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愕可悲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旦觀化奄無不之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戲洪武丁巳冬十一月具官宋濂造

故段母夫人劉氏石表辭

濂朝 京師有儒其衣冠者介翰林典籍羅臺上謁容止儼雅言辭有倫粲然經緯交錯無龐雜乎悟意心竊奇之叩其姓則廬陵段氏其名則德輔也於是延之上座以傾其所欲言德輔避席而請曰德輔先子之歿也歐陽文公實銘其墓先夫人繼喪已十九年而懸緯之碑未有刻文惟執事者期焉子既奇德輔意其母有賢行使然及覽周靖所述狀果與

見符迺為之序曰夫人劉氏諱妙福字其其先居臨江祖大  
林始遷長沙父仕隆存心澤物施櫬積以千計毋吳氏夫人  
幼敏慧剪製紉結之事不學而能終日不出閨門即出足跡  
有恒度可坐而數也執父喪哀戚甚不御酒肉至于服終州  
里慕其人爭致行媒欲聘以為婦父皆辭去段氏物家廬陵  
龍溪與臨江鄰郡迨子開者亦徙長沙聞其子士龍又賢乃  
歸之夫人奉尊章處先後咸中禮節媪御率其化無有暴戾  
之行內外斬斬九族同辭譽之曰懿哉若婦段氏其彌昌乎  
尊章亦安之家政小大悉屬之夫人絲髮不以縈懷夫樂與  
才士大夫游夫人喜見顏色戒媵侍具酒漿脯醢以燕饗之  
唯恐其亟去父家諸子析爨分以上田夫人謝不受及其衰  
也百物多取給無厭辭毋喪葬葬祭祠諸費皆自夫人出夫  
既先卒夫人恐或廢數以為前人羞益加整比而家遂大穰  
夫人生德輔其弟德文則李氏所產夫人撫育如一體人見

綵衣翩翩雙舞夫人之側盎然入春風中不識其為異母也  
二子長亦克自負荷撫世酬物本於一誠子弟無公庭之跡  
諸事不欲上煩夫人夫人至是春秋亦高歲時坐中堂子若  
孫鴈行立堂下前後進觴為壽驩如也至正壬辰兵大變夫  
人同德輔避還廬陵德文留長沙守先世北域越六年而亂  
愈熾夫人復往南昌以德文在長沙也日夕出涕遙望曰吾  
兒德文何時而來歸乎德文亦泣禱上下神祇誓不見母不  
肉食戊戌春二月德文忽從間道而至母子相見喜極翻成  
悲慘八月移吉水潼江庚子六月移梅林渡夫人病暑而卒  
其月之某日也年七十一辛丑正月十八日柩葬龍溪之先  
塋夫人二子即德輔德文奉夫人盡孝屢於刀戟叢中傾貲  
以救毋群冠義之嘆息而去人稱為二孝子女一人胡氏出  
也適聶孟宣廣東宣慰副使以道之子也孫男六人毅礪徵  
鳳海盛孫女一人適某曾孫男一人辛祐曾孫女五人皆在

室予聞婦人無非無儀故其賢行不出於閨門必得令子而後著如夫人者是已予年耆而神昏言且不能成章凡有求文者輒俯首控辭今於德輔獨不然者以有關彝倫之重也

銘曰

夫人之行貞且則左蹈矩護右繩尺何以致斯在慎教秉心如絃絕偏蝕內外肅穆儼若一陽明煦嫗銷陰慝九族觀感亦歸德仁賢上聞天為惻豺虎交橫不敢迫况有令子文五色温温出言有倫脊幽光丕昭勒貞石黃金可銷兮銘不泐

題危太朴隸書歌後

學必博而後所見精非惟諸經與旨皆當研摩至於隸書之學漢魏以來其運筆結繩多不同苟不歷考其變何以充其知識而祛流俗之陋哉吾友危先生太朴作隸書歌一篇贈四明汪君大雅備括諸碑之所自且歷疏之聲聲千餘言不休嗚呼世以空虛之學浮談強辨如蠶起泉湧者視此曷知



愧哉大雅方以隸學知名於時復能惓惓於先生之詩裝潢  
嚴藏惟謹則其尚德之心為不可及已

跋徐氏譜圖後

余在幼時聞金華有常齋徐公諱澄字清伯宋淳熙丁未進  
士起家教授邵州官至中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風節  
行義與義烏徐文清公僑並稱世彌二徐常齋生知南陵縣  
事靜孫南陵生嚴州司戶參軍木潤咸淳辛未進士彌能繼  
父學者與弟咸淳戊辰進士文潤壽皆百歲司戶生應虎應  
虎人稱為文蔚先生通諸經尤長於詩且善書立碑碣者多  
求焉鮮于奉常樞極器重之累應進士舉不利遂授徒以終  
其身先生生李泰亦喜讀父書以文學稱季泰生敏文采英  
發縣自諸生貢入成均為弟子員敏間來謁問之乃知先生  
之介孫子常拜先生於菱湖上先生所期望者甚大今見敏  
如見先生焉予竊惟其書詩之澤何能數世不替如此及敏

以譜系圖相示則知常齋之父贈大中大夫瓊大中之父太府尹綸太府之父九府君衡皆積德樹善有以致之其所由來非一日矣嗚呼賢哉敏悼譜牒厄於兵燹無以知其詳悉心搜訪得數紙於蠹蝕之餘欲重為編輯奉父之命求予為之題識故書其所聞者系於末簡徐氏杓居汴梁其遷金華自九府君始云

葉氏先祠記

昭武葉存恕請予再拜求記其先祠予不得辭記曰惟葉氏世為著姓自宋初則然南渡後有諱武子字誠之者是為息庵先生受業於新安子朱子之門淳熙中擢進士第歷官至秘閣修撰出知處州以終在郡有異政感召至和一年嘉禾生二年麥秀兩岐三年瑞芝產于庭郡人士琢石紀德麗陽祠中處士生主管機宜文字伯忱機宜生修職郎宏銑修職生將仕郎安將仕生光祖與祖有文行用薦者署達寧縣學

教諭數世以來祭祀之節並依朱子家禮從事興祖慨念先祠舊在所居之東偏規制淺陋無以展其孝思乃即中堂分為龕室者四以奉息庵而下神主傍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祭以四仲月正至朔望則三謁焉郡士黃鎮成實為之記元季毀于兵興祖哀慕不能自己復捐私田百畝入樵谿書院以祔祀息庵逮至國朝凡學校之田悉籍于官而祠又廢興祖之志猶不怠卜地於城東三十里曰虛壇築先祠一區奉之如禮經始於洪武四年六月落成於明年正月屋以間計者五錢以貫計二十千且歸田四十畝收其入以給牲醑之用功適成而興祖卒先祖之子存恕興祖之子壽孫思先德之當報念諸父之艱勤宗微徂薄或不足以負荷恐涉不孝復入田以畝計者六十通前為百畝擇宗人之良者掌之春秋之祭因得不廢其承先志以裕後昆者蓋甚切也嗚呼三代盛時大夫士有位於朝者始有田祿以享其親後世之

俗不皆三代若也葉氏之家乃能以義起禮因地之利建祠以祀其先不亦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哉予因為之記使刻於真石為其子孫者尚思引而勿替以延祐於無窮也

### 桂氏家乘序

桂本姬姓魯公族季孫後也相傳周末有季楨者與其弟桂挾策以干諸侯楨為秦博士被害桂懼禍且及遂謀詭姓遁身因即其名取字異而音畫不同者各命四子為姓示不忘厥初也伯子曰桂奕居幽州守墳墓仲子曰昏突遷冀南朱虛叔子曰昞獎徙齊之歷山季子曰焮奕移河南城陽自後四族流布多見諸紀載或謂睦與桂同音而出睢弘者固非或謂東漢末衛尉香橫分其四子各係以姓者亦失之也奕之子孫仍居幽燕五代之亂劉仁恭據幽州兵連禍結乃扶携南渡散居廣信上饒九江興國池陽豫章成都諸郡而居信之貴溪者曰仔鄉任南唐為靜邊總轄使至宋加檢校國

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有功于世鄉人廟而祝之其後人擢  
科第躋顯仕者凡數十人而與國之永興明之慈溪皆自貴  
溪分而慈溪一族則出於祭酒之孫可昇亦多由進士入官  
至今支系尤盛逮我 國朝德稱以明經為 太子正字陞  
晉王傳受知 兩宮令望隆蔚德稱從弟仲權擢忠之鄆都  
令孟誠知惠州河源縣復皆以政學聞仲權家食時乃合諸  
族譜圖及行狀碑志遺文釐為九卷曰桂氏家乘命德稱之  
子中書舍人慎徵予序之慎嘗從予學因為撮其樞要冠于  
篇端嗟夫氏族之學古昔所甚重浹祭鄭漁仲著為通志其  
中二十畧唯氏族最備然而墨台氏逃難而改為墨牛金之  
子亦因避害而易為牢漁仲謹識之而不敢忽重變古也予  
故特書桂之所出為魯公族者其意亦猶是爾桂氏之嗣人  
尚思有以謹其傳焉予既作此序已客有以秦之篆隸與後  
世正楷異未必其畫之同疑出好事者之傳會殊不知隸書

出於秦之先而與今之楷書正類要不可以此而遽少之也  
因并及之

故朱府君文昌墓銘

予居浙水東時得朱君好謙之文嘆其善於修辭惜未及與  
其交而好謙歿于兵及來京師又得好謙從弟文昌詩閱  
之冲澹類漢魏雄健如盛唐復嘆曰何朱氏一門之多賢哉  
未幾國子助教曾君旦初同文昌冢子堅持知嘉定州事張  
榘狀來謁墓道之銘蓋文昌之死已四年矣予重違曾君之  
請不敢辭文昌諱嗣榮文昌字也姓朱氏出唐散騎常侍滿  
之後滿本歙人來徙金溪明賜里世為衣冠甲族宋道州營  
道丞登生太學上舍生恢之恢之生銓銓生貴清貴清生仲  
梓文昌父也元初避地桃峯復遷家焉文昌治舉子業甚精  
通毛氏詩訓故折衷於朱子之說毫分縷析唯恐不合情性  
之真下筆千餘言不休走試江西鄉闈立論與有司不合即

棄去一假古律詩以自見歷代諸大家皆探微索隱必欲得其旨趣而後已用工之深出語輒驚人然不特精於詩甚輕財仗義尤人不易及少時嘗以錢粟貸於人一旦自責曰蠅頭之利其能汨沒男子之志邪悉集受貸者於庭取其所留質劑面焚之其後家單無旦夕之儲恬不為恠人有憫其貧昇良田百畝者文昌疑其不義辭弗受鄉友罹患難屬文昌為之解紛餽白金一鎰為文昌壽文昌笑曰吾雖貧亦惡用是哉卒直其事而還其金至正壬辰江淮兵動里之無賴少年相挺為變其首禍者頗與文昌游乃來說曰公藏器于身不以此時取富貴尚何俟耶文昌叱之去遂與絕交未幾竟敗沒文昌宗黨知事變不測椎牛釀酒起兵為堡障屹然孤立數年而群寇不敢犯文昌之謀為多為漢陳友諒犯南昌諸郡相繼陷文昌曰此非吾輩之力可反盍各逃死乎乃擊一族入閩中雖備嘗險阻畧無怨悔意後五年國兵取江

西州縣皆入職方文昌始還鄉里卜居澄源上遺落世故絕無毛髮縈心所不忘者唯詩耳因扁其室曰嘯雲軒云東平穆敬來為縣欲起文昌為縣學師文昌曰吾老矣唯消搖林壑為宜耳橫經講道豈所堪哉因固辭而去性愛佳山水自謂得堪輿家不傳之秘稍暇輒布韞青鞋登陟不少倦不幸以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卒壽五十六所著書有政鑒若干卷燬于兵尚存詩詞三百餘首題之曰藝餘集娶王姜二氏王先十九年卒子二曰堅曰重堅即請銘者孫二曰振振曰繩繩孫女一某年月日卜塋明暘里長岡山文昌所自擇也夫詩之為教務欲得其性情之正善學之者危不易節貧不改行用捨以時夷險一致始可以無愧於茲如君者蓋近之矣世之人不循其本而競其末徃徃拈花摘豔以為工而謂詩之道在是惜哉銘曰

詩之為教著于禮經溫柔敦厚本諸性情君子讀之豈惟多



識玩其指歸感善懲逸我旣生塵我衣懸鶉非義之物肯受  
諸人如斯學經庶可無愧留連光景敢曰吾事彼蒼者山秀  
色可餐洗心滌慮是躋是攀髮猶未皓然觀化何有短長  
無晝不夜長岡之原桂老水寒菟魄未歸茲焉是安惇史造  
銘詒爾孫子慶源方深其流瀾瀾

故贈奉議大夫磨勘司鄭公墓志銘

溫之平陽有剛毅之士曰曲全公諱采字季亮姓鄭氏賦性  
分特唯道之從不屑屈人下年二十而其先人捐館州里群  
少年怙其氣勢因公少孤欲肆其狎侮公奮然自勵曰大丈夫  
夫有髯如戟肯受狗鼠輩侵凌乎束書出門游浙河之東西  
道經金華金華為部使者治所使者聞公至請見之既見奇  
其才將辟為府史公以為辱已力辭而出時仲兄講授崑山  
公趨就之年已二十有四矣仲兄勉公以學公始肆力於六  
經群史間冬大雪輒擁重衾厚幪而坐夏熱蚊蚋且嗜人則

藝蒿烟驅逐之夜參半猶隱隱聞讀書聲仲兄嘆其勤每謂  
人曰異日以文行亢吾宗必吾弟也夫科舉法行公自度其  
學可用投牒試場屋司文衡者見其持論太高黜去之公退  
而嘆曰試藝所以困天下英才吾尚可溺而未省乎遂絕筆  
不為改轍攻古文辭積之既久其發也益大以弘聞海虞多  
佳山水將卜居以卒業海虞顧翁有賢女父擇婿無有當翁  
意者一見翁驩曰才俊如此郎氣局如此郎尚有敵之者乎  
竟歸之公遂為海虞人公正直不阿見諂諛取富貴者人道  
其名輒唾去家雖匱乏一髮不以干人或勸其隨俗浮沉公  
怒曰我豈不知多田兒有粟帛耶弗聽後屢自懲創取老子  
語以曲全自徧終亦不能改也縣被水災有司循故事督賦  
甚急民不堪命公惻然憐之率父老四三人往江浙行中書  
泣白執政者曰水潦殺禾民已無食又欲重徵之數萬生靈  
將化為枯骨矣辭甚切直不少貶得蠲賦一萬五千縣令張

侯某思行均役法問計於公公曰役未易均也侯問其故公曰侯館人之家其產最夥法當居上上侯果能平之乎侯變色而作後竟罷不行宣城貢君師泰中書右丞相脫脫公之客來為都水庸田使公以其儒者作長書贊之貢君覽其文論議英發憚而不敢近公遂不復上謁君子多之公雅好賓客雖甚貧必留連欵洽惟恐其亟去顧氏亦能探公志鬻簪珥以市魚肉不見其有難色士窮無歸者或館之終歲衣且食之無厭怠年泔饑客持券謁公公視其家僅餘粟五斗公貸其五之三故人瞿氏子將之淮南囊橐為群盜所掠裸跣走訴公盡以衣衾巾履遺之公消搖于門見敝衣躡履而踏雪中者公呼之前予以泉布終不問其氏名鄰有錢叟闔門病疫無一治鬻事者公命家人烹粥藥日再啖之皆得更生公之急義大率類此然剛而能容士有忌其才高者構為篇章以詬或尤公不之荅公曰吾豈不能文哉顧所見與彼異

耳未幾遇諸塗邀與共飯且贈以白金其人大慙而退仲兄以文雄于世公實堪配之公之子思先嘗共編一帙誦為聯壁集瀛序其首評公之文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繁曲盡情意人以為知言鄭氏出光之固始五季末避亂遷平陽曾大父某大父黼尚宋宗室女未嘗挾貴勢驕人其弟行曰九十僉以九十佛呼之父愉老十三通五經年稍長遂應博學宏詞科會宋亡乃止妣某氏妻即顧氏先卒男子四人長思本次即思先由儒生起家累官資善大夫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以文學政事聞次思宗次思祖陶出也女子一人明月適殷宗信孫男二人鵬鶚孫女二人素瓊素英皆幼公壽五十七以至正乙巳十二月六日卒以某年月日與顧氏合墓海虞山西歸蘭若之原公歿之十年以思先貴得贈奉議大夫磨勘司令顧氏贈宜人瀛官成均時與思先有同僚之好乃奉禮部尚書張等所造事狀徵瀛為之銘瀛嘗忠士

習之陋志卑而氣歎撫世酬物一以詭隨為務公之剛毅凜凜不逐物變移其君子之人歟雖然申張親游孔子之門尚不以剛許之剛在古人亦甚以為難有如公者其君子之人歟縱不得享人爵以行其志而天爵之在躬固皦然無愧也是宜銘銘曰

哲人立志以剛為質遵道而行不詘於物不屈者誰東歐之賢其賦自天其直如弦狗鼠肆欺翩然東去歷覽山川發舒壯氣綉衣使者一見稱奇爭言可吏謝而去之乃潛厥心乃游六藝乃騁辭章聊以俯仰繩尺往試有司意我矯亢黜去不疑大笑而歸肥遯不出英英白雲生我几席滌林化水殺我黍苗生民嗷嗷孰地可逃走白上官雙淚如注中誠感通卒蠲乃賦化此呻吟而為謳歌仁人之言計功實多室如懸磬心則好施視彼顛連如已顛躓解衣恤寒縮食濟饑會夫聞之寧不愧而俗衰民散師道不立宜留一鑑為世楷則胡

為長逝魂入九泉獨留遺文虹光燭天餘慶所鍾有子能令  
出鎮方獄敷政柄隧道之章載揚清芬佞人讀之當為褫魂

故贈承事郎大府斷事官尹府君墓誌銘

國朝之制凡入官者自七品而至於第一咸得推恩及其先  
人官有崇卑故其恩有隆殺焉今刑部尚書尹性其為大都  
督府斷事官時嘗請于朝得贈其父府君如其官階承事  
郎母章氏封宜人性既虔奉命書積置惟謹復用黃綾騰為  
副墨具冠服佩綬如法焚燎於府君墓下性竊自念皇靈  
如天覆燾九圍惠澤沛滂兼被存歿苟不圖文勒諸琬琰何  
以上昭帝力下示後昆乃屬其友鄭君思先采掇群行成  
狀而徵濂為之銘濂按狀府君諱元良字子貞會稽人也世  
為簪纓巨族曾祖某祖嗣宗父恂元温州路平盈庫副使妣  
李氏府君温而克毅卓識異於人事二親鞠躬盡瘁惟恐逆  
其志副使君歿于温府君不憚二千里之遠涉滄江而往艱

難險阻莫不備嘗雙足為之皸裂扶視而歸卜宅兆歲馮當  
是時二弟某某尚幼府君聘致名講師訓之以經朝夕督策  
之恩意備至及長各為授室已而乞析爨甚力府君止之曰  
兄弟同一氣而生猶手足之為一體其可分之乎弗聽府君  
指田之硯瘠者曰此予之所愛也指器之苦窳者曰此予之  
所嘗用也盍歸我腴土嘉具悉讓與之間井以為難能先是  
府君之從父兄既耄且貧仰食於府君家二妹亦未有所適  
至是各異居咸悵悵無所之幾欲墮淚性甫七歲告府君以  
其故且曰非吾父是依將疇從邪府君喜曰爾真吾兒也正  
符吾志遂獨養耄者終身飭奩貲以嫁其妹性後入官尤以  
庶勤戒之其言踰千百云府君雖老耆學不厭六經群史罔  
不研究之每晨興挾冊映簷光而讀稍倦輒拄頰看雲出入  
巖岫間愔然如在塵外有嘉賓至令庖丁治酒飯相與劇飲  
酣觴淋漓燭不見跋不止也故為之媿連者則曰尹公其吉

人我為鄉鄰者則曰尹公信端士也大氏皆得其驩心云府君壽七十又一以洪武己酉正月甲寅卒于家其年九月丙申塋會稽縣廣陵鄉黃龍山之原禮也配即宜人男三人長即性近擢今官階通議大夫次權次初女二人適同郡司馬升金傑孫男四人經質敏學經早卒女一人子早聞性名知其制行之卓其居官也如水清玉潔誘以黃金滿橐弗顧也今幸與之同朝又知其精於法家之學操心平恕不使有冤民非府君家教之篤其能致然耶若府君者其可銘已性今位居六卿之中於法得加贈他日榮光下燭泉壤重榮又當濡毫為性紀之銘曰

越有君子篤行于家泣事必誠質而不華事親如天跬步不忘洞洞屬屬唯敬是將親歿于溫蒲伏往迎扶襯夜哭水為失聲鞠育諸季竭其恩勤扶翼覆護如親之存耄者養之弱者嫁之營之經之以遂我私春秋既高謝絕塵氛拄頰凝視山川出雲賓至如歸劇飲而讙夜



深月落聲出戶間積善之餘無爵不舒有子升朝朱衣金魚  
皇明如天卹典攸崇澤漏九泉于以勸忠廣陵之鄉嘉樹鬱  
蒼太史勒銘永世其歲

元故湖州路德清縣尹陳府君墓銘

吏部主事陳咨詣予言曰咨試藝京畿時先生實為主司屢  
欲求銘先府君墓已而授河南行中書檢校官書有程竟弗  
獲遂前志及仕銓曹而先生謝事東歸晝夜恒懸懸入思今  
逢先生朝京師敢奉同郡宇文材所摭事狀以請惟先生  
畀矜之子按狀府君諱嗣字仲貞姓陳氏世居湖之長興  
其先出自漢太丘長寔寔傳若干世曰某宋臨安丞臨安生  
某遷居郡城之南以贊雄于鄉年九十乃終生某積學勵行  
有聞于時自號為庸齋庸齋娶施氏無子擇從子為之繼惟  
府君風指孤孀足以當其意因後之府君性軒豁開口吐肝  
膽好傾貲結賓客或有急難輒捐金以濟之既而曰人不可

以無教不教惡足以明彞倫乃建義塾聘致名師州里子弟  
願役者悉聽其入材多有成元季汝穎兵發蔓延浙水西髡  
鉗盜販者相挺為變府君推牛醞酒聚年少健兒授以控扼  
之策盜不敢侵其境會 朝廷遣使者詔民入粟拜爵府君  
慨然曰國家有急豈臣子顧私時邪首往應詔輸粟二千斛  
使者大悅即以上聞著府君德清縣主簿德清湖之屬邑府  
君素知其土俗視事始閱歲吏懼人懷曾未幾何張士誠據  
姑蘇兵陷湖州城守臣退居德清府君曰杭為東南方面之  
寄德清實杭之北門德清破則杭無實足之地矣宜急保之  
遂與上下謀竭力死守軍食或不繼以身仕之江浙行省平  
章政事買木丁方總兵事上其功狀陞為尹達識帖木爾時  
以行省右丞相承制行事欲招士誠降命府君持檄諭湖州  
偽師以離其黨與府君慷慨請行既至偽帥延之上坐府君  
為敷陳大義何者為順何者為逆逆則罹禍順得受福繩繩

千餘言偽帥不覺屈膝城遂來歸丞相大悅而府君不幸以  
母憂去自時厥後府君度時事不可為累辟不起以至正某  
年某月日卒于歸安縣之寓舍享年四十又五以某年月日  
葬于烏程縣三碑鄉賢子塢先塋之次娶吳氏有賢行頗涉  
獵書史至於陰陽醫卜種樹之書皆通其義後府君若干年  
卒遂合葬焉子男子四長即咨次其次某次某孫男二某某  
嗚呼府君以卓犖之才少見諸用已焜燿鏗錡若此况使盡  
其所蘊者乎然而炳於幾先長往山林而不之返非賢而能  
爾乎今逢六合載清禮樂文物之盛比隆唐虞而府君已逝  
不及見君子寧不為之太息乎雖然府君有子以科目入官  
政跡昭著府君雖死其不死矣乎銘曰

天之生材或塞或通祗繫於時所以不同有倬陳君氣岸弘  
整表裏一如錙銖無隱里有急難捐金如泥蹈彼水火必思  
救之欲明彝倫我建我塾載揚師訓開其耳目元季政亂

如沸羨浙河之疆烽火煌煌奮懣大呼聚厥勇士持爾干戈  
捍我鄉里出粟補官勾稽簿書隱然堅城寇不可踰封豕長  
蛇據我大府奉檄往諭氣可攝虎義嚴辭勁直中其機不覺  
屈膝請降恐遲相臣嘉之謂為俊傑軍威大振孰得而遏君  
則曰噫此胡可為大厦將傾一木莫支尋以憂去遂臥不起  
朝飡烟霞暮采蘭芷令終于家州里咸嗟有材莫展時乎命  
耶靈風肅然吹彼樹魂芳來歸安此幽隧

脩慎齋記

修慎齋者中書掾葉杞孟堅之所自名也孟堅之言曰杞居  
括州麗水之陽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足跡皆不出里門一家  
之和其祥氣殆可掬而有也頃因鄉里推擇習刑法之學於  
大府遂充貢來南京季弟孟年實與之偕行朝夕奉承甚謹  
既而中書選為刑曹史閱一載陞為令史父在家聞之有書  
來曰刑曹決天下之獄獄情萬變爾勿使有冤民朝夕洗心

滌慮以承上官不可循一髮私羞服之用當於我乎給之苟  
違我言必將辱於吾矣自時厥後有役括來者輒致書一年  
之中不下五十番書中之言無異於前時所云父猶恐書不  
能盡達也復使仲弟孟才來致備用諸物且申言之留連再  
月依依不忍別既別歸吾父問其狀甚悉喜曰爾往終勝簡  
牘之往還然又不若吾親見爾兄為稍慰耳時赤日如火即  
詣縣給過所直抵南京一相見頃悲喜交集晝夜訓飭之比  
前為尤詳且曰今朝廷清明庶吏無不登乎樞要尔當冰  
雪其操他日衣繡還鄉以慰慈母倚門之望豈不華哉亦留  
連再月而歸杞亦念父不置越數月適年勞及考急謁告東  
歸諸弟聞之驩迎三十里外杞升堂展拜問起居父子相抱  
持喜極不能成語曾未幾何部檄下州中趣杞上道父不忍  
子行潸然出涕乃陽謂杞曰幸因爾行得為錢唐一游庶攬  
湖山之勝杞知其故力止之不從既至杞又止之還父復曰

姑蘇抵此三百六十里耳其風物比錢唐尤勝吾何可還必  
至彼乃與爾別既至祀又止之還父復曰姑蘇至南京不遠  
矣我之情事尚未與爾畢之可遽先還耶祀遂不敢言於是  
同至又再踰月而別嗚呼世之為父者孰不知愛其子如吾  
父之深切十百之中不知寧幾見耶祀夙夜佩服戒言惟恐  
辱其先因取經中脩身慎行之語名其寓居之齋曰脩慎願  
為祀記之子聞仁人孝子之思其親何時而能已耶山不足  
為之高海不足為之深此無他昊天罔極之恩終不可得而  
喻也祀能不忘此時之思朝夕以之一動也脩慎一靜也脩  
慎則無負尔父之望矣祀尚勗之哉

故倪府君墓碣銘

吳郡有名世之醫曰倪府君諱維德字仲賢其先家于汴梁  
曾大父某宋某州防禦使生秀文值宋錄既訖乃挾醫游  
大江之南遂擇郡之吳縣居焉秀文生昂昂能紹家學有聞

于時則府君之父也。府君嗜學，不厭受。尚書於碧山湯公焚膏繼晷，探賾精微，發於辭章，皆燁燁有奇氣。湯公器其才，勸之仕。府君爵祿乃資之，以澤物者然有命焉，不可以倖致。曷若纂承醫學，以濟吾事乎？於是取黃帝內經，日研其奧旨，見其疏陳治法，推究原本，欣然曰：「醫之道盡在是矣。」間有疑難，質於父師之間，心緒益開，明頗病大觀以來粗工多遵用裴宗元、陳師文和劑局方，故方新病或不能相值。泰定中，得金季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之書，讀之，知其與內經合，自以所見不謬，真積力久，出而用藥，往往如神奇。證異疾一經診視，有如辨白。黑母少爽者，周萬戶子八歲，患昏憤，數日而醒，不識有飢飽暑寒，欲語則不能出聲。時以土炭自塞其口，府君切其脉，曰：「此慢脾風證也。脾藏智，脾慢則智不足，其不知人也。」宜投以某劑，而疹頓顯。卿妻右耳下生瘰，大與首同，其疼不可忍，更數十醫弗效。府君診已，告於衆曰：「此手足少陽。」

經受邪故也甚易治耳注某藥令啖之踰月而愈劉子正內  
子病氣厥或哭或歌人以為蛇鬼所附府君察其故且脉之  
謂劉曰左右脉俱沉胃腕中必有所積有所積必疼問之果  
然以生熟水導之吐痰涎數升病遂除盛架閣之配左腎病  
癢蔓延至兩臂上及頰面不可禁若於肩上灼艾勢暫止已  
而如初府君曰右脉沉左脉浮且盛此厚味過傷之所致也  
投以某藥疾旋已林仲實因勞發熱熱隨日出入為進退食  
飲漸減府君切之曰此得之內傷故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溫  
則進涼則退是其徵也治以治內傷之劑其疾如失府君醫  
難療之疾多類此文繁弗載府君每有言曰劉張二氏治多  
攻李氏唯在調補中氣蓋隨世推移不得不爾也於是府君  
之治疾既察天時地理又參之以人事所以十不失一然操  
心仁厚但來謁者即赴之不知有富貧一旦有寔人抱疾求  
治府君既授藥無畀以烹藥之器客恠而問曰藥可宿備陶



經亦素具乎府君指實北隅示之其積者蓋百數云府君病  
眼科雜出方論竟無全書著原機啓微集若干卷又以李杲  
試效方若干卷錄梓傳世君子多之性尤嗜聚書預置金於  
書市有新刻者輒購入之積至五千餘卷構重屋以蔽晚年  
建別墅救山之下乘扁舟具酒榼與二三賓客放浪水光山  
色間儵然高舉如在外因自號曰救山老人壽七十五卒  
於洪武十年六月二十日其年七月二十一日塋於縣之至  
德鄉上沙村兩重山之下娶章氏先府君而卒至是同穴生  
一子曰起通儒書亦以醫鳴於時三女曰淨真曰媛真曰孝  
真適士族某某三孫男曰謹曰識曰讓一孫女曰婉寧尚  
幼子嘗患內經之學晦而弗章無豪傑之士以洗滌之浙河  
之東有朱君彥脩以斯學為己任而三家之說益明浙河之  
西則府君奮然而起蓋與彥脩不約而同使泥局方者逡巡  
退縮不敢鼓吻相是非生民免夫開之患者二公之功為多

彥脩之歿予已銘其墓今府君之子亦復惓惓為予安得固  
辭耶因歷其行事而銘之銘曰

醫者之學素問為宗猶儒治經專門是攻寒暑溫涼升降浮  
沉或達或順制治最深隨時立方始與疾同正氣既摠邪沴  
乃融粗工蚩蚩守一不移執中無權罔契其機羣昏方酣苟  
不力扶冥冥夜行摘植索塗三家者興上窺本原如揭日月  
照耀天門伊誰承之作世范模東則有朱西則有倪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

芝園集卷第十

北麓處士李府君墓碣

處士姓李諱士華字庭實北麓其自號也其先家廬陵唐開元中遠祖德靈仕為撫州長史因居屬縣之崇仁高祖昂宋太學上舍生曾祖緘以春秋舉進士至某官祖适父元德母盧氏處士賦才瓌異音聲如鍾幼喪父母二兄亦蚤世時當宋季亡賴男子學美兵於村疇暮夜擊人門鈔掠其訾財以去稍與抗直刺以刃處士能自衛卒免其患會宋亡為元更易方笠窄袖衫處士獨深衣幅巾翱翔自如人競以為迂處士笑曰我故國之人也義當然爾府君善治生未幾家大穰遂以訾雄鄉里積粟歲至數千廩遇饑則平價出之飢餓不能出戶者計口而周之活者恒百餘人宗婣無業班財以為饋死則給棺槨衣衾葬之善地且卹其遺孤唯恐不及負逋不能庚者苟有所乞輒再與未嘗有靳色或以田廬為償處

士正色責之曰先人之業何可廢壞通尚可紓也慰而遣之  
伴有盜廩粟者矜其貧益之使去識與不識咸目之為仁厚  
長者云會朝廷有鬻爵之命富家兒多競奔處士恬不以為  
意客以空名告身來售處士曰吾愧不能以文學干祿位而  
涉銅臭之譏雖貴奚益哉府君性純孝能事繼母如親母雖  
其性剛嚴不可迓必下氣婉容得其驩心而後止常以不及  
終養二親語或臨之輒嗚咽流涕晨昏必展謁先祠遇初度  
之日踰慟抵暮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訓諸子以學親自督  
視不至夜分不休也為人豁達大度不少貶以徇流俗見假  
巫鬼惑人者力斥去鄉人鬪爭斷斷然正謹折以片言則免  
冠頓首謝嘉賓款門倒屣出迎驩然無倦容雖不解飲必使  
盡醉而去元至正十一年辛未正月五日以無疾終壽八十  
六後二十二年當國朝洪武五年壬子葬于縣之大龍  
山之原娶郝陳二氏子四人彬鎬鑄蕃鎬以文行舉于朝擢

國子正女三人丁師周晉戴尚德其壻也孫三人雖家奴寶  
史孫女三人尚幼曾孫二人宜壽普蘭曾孫女二人在室自  
夫仁厚之俗衰學者慨想三代之盛猶神龍游于玄間欲一  
見之而不可得嗚呼宜其然哉人有古今心無古今有如處  
士之行如前所載苟謂之三代之民孰不謂然處士不可作  
笑乎故特表出之以勵夫人人然而仕之與否是有命也不  
必為處士惜也銘曰

祥麟威鳳隱而弗彰苟一出焉是為希世之祥謂之有邪則  
固不能以函見謂之無邪則簡策所紀何為其周且詳吾謂  
處士為三代之民亦是類耳世之人無徒委之於渺茫緬懷  
德人中心孔傷今其已矣何日而忘

貞婦郭丑小傳

郭氏丑字道安六合人也美姿容其父彬授之書詩輒通大  
旨母劉氏得末疾諸弟妹尚幼蓋服無所倚賴道安上扶掖

母氏起居下撫孩穉漱澣紉綴之事皆親之冬盛寒燈火蕭  
然持箴恒至夜半不休且不樂靡麗身衣紈素同綺繡女借  
坐畧不動容目亦不注視至於纂組烹飪不經師投而悉精  
其能彬絕愛之不肯歸几子同里鄭玄來求昏彬激曰而能  
從師攻文辭即可爾玄乃力學道安年十九竟妻玄婦道甚  
修譽起一鄉間玄以古列女傳難之道安曰某女事如此某  
女事如彼一一舉之無漏文玄不能屈因加進學功其父讓  
不悅痛繩之玄悒悒不樂道安曰子但盡誠盡孝他非所知  
也瞽叟底豫之言豈猶不聞之耶玄釋然道安秉性堅貞彊  
暴欲侵凌道安厲色叱之去其人恃為尊屬屢見白道安彈  
指出孟曰父誤我矣父誤我矣不幸遇此唯有一死爾賤人  
勸曰何不告夫君知之道安曰吾苟白其故父子何面目相  
見耶曰此人倫之變宜走訴父母使其知所忌不敢肆道安  
曰祇揚惡聲耳無益也不若就死之為安日向中道安潛出

沉于河時洪武十年七月十七日也彬聞之悲歎無生瘞於楊子西沙清水潭上一夕玄夢其來車馬儀衛甚都且曰妾今在長蘆水府掌鉤考人間善惡念子素居故一來耳不可久留也言畢颯然如雨風而去次夕其姑夢亦如之長蘆在六合城南二十五里云

史瀛曰郭氏素稱詩禮之家婦人女子亦有異於人彬之姊真適許士瞻生一女而士瞻死年始二十三耳今垂五十而節操凜然而道安又貞烈如此誠可謂而仰哉傳言忠節之人歿必為神明長蘆之事雖近誣亦不敢謂決無是理也嗚呼新臺之什孔子刪詩而不刪去者其垂訓也遠矣哉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righ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 '三'.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ing several columns of faint, illegible text,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per.